



76  
4064  
24



伊6  
號 4064  
32-24

大事編年

景宗記



癸卯三年五月初二日李喬岳東萊邊配朴師益仁恭尹泓

山李命熙山珍姜啓溥山善李邦華永川權昞醴泉尹鳳儀茂尹

得仁山益李顯祿順興李徵龜咸陽金昌發豐遠配

金弘錫等疏請文正公宋時烈延奪金昌協延奪

成文濬配坡山事

初四日京畿儒生金弘錫等六十餘人湍坡之賤者鄭

鳴金斗南孽徒上疏曰宋時烈口誦珥渾之道以為拔身之計

一自與尹拯父子釁成之後以成渾為宣舉之外祖公

然移怒於渾公肆誣辱假托先正臣金長生之言以為口實并與渾之子文濬而搆捏凌踏憑藉長生所撰松江行錄者至曰牛溪親子亦附仁弘金昌協卽金尚憲之孫忘其祖山仰成渾之意附合時烈列書諸賢道德獨於渾不數之以示操縱之意伏願廷奪時烈官爵以彰誣賢之罪亦命廷奪昌協以正其背祖黨奸誣賢之罪迨配文濬於坡山書院云々

荅令諉曹稟處

尹倪疏對舉金弘錫

初八日五道儒生尹倪等疏近日一種陰邪不有先王遺訓誣辱先正至撤道院之享范鐸之說已經郭鎮緯

卞破弘錫疏一則曰貶成渾也一則曰辱文濬也夫兩賢從祀單舉并享等說不過是師友問荅傳誦其所聞而必欲歸之於輕貶之科者何也至以文濬之得罪公議見棄士類者猶謂之被誣文濬以法門子弟見識侷侷不免為禍福所動諂附仁弘而咎斥鄭澈以為圖脫先謗之計如金長生所撰松江行錄鄭弘溟所與李命俊書具載其事而文濬所與尹根壽書亦不能自明松江行錄云成文濬欲移其父之交道移書甫贍曰以父有何所移與鄭澈情好因曹次石及陝川守金希秀之行再通于仁弘以明乃父與鄭澈不親之狀金希秀之

言曰今則未菴弘於牛溪解惑不深記其過惡云弘湏  
與李命俊書曰至於子侄林於利害便生分貳之心指  
摘訾警無所顧忌惟知不觸時忤而不知其悖謬於二  
父之志一種議論從而簧鼓目之為公論反資桀跖之  
嚆矢人心至此豈不痛惋文濬與尹根壽書曰趙生來  
訪為小生與閣下之說以為小生方與申應槩合謀上  
章欲擠松江於極地至以為脫先謗之計又曰閣下之  
說以為牛溪既不以此事絕之今何以輒有此疏云其  
下註云申疏曰鄭澈於丁辛年間有酒色之失臣言於  
成某曰鄭夫晚節放倒如此先生之交道豈得如前日

乎成某以故舊無大故不絕答之其後申君去故舊無  
大故不絕七字代以酒色非大故五字又其退書曰小  
生於辛丑年間曾有謬錯昏忘事閣下之以為罪者無  
乃并帶得此意思乎當初崩疏之來無一人出氣力論  
救小白先人之心者小生不勝悲憤欲上訟寃之章有  
曰臣父之於某有同閨之舊所取之行以此為罪則臣  
父亦有不辭云先人於松江可謂極其親切而其所  
取者非但片善寸長而已今乃謂有同閨之舊所取之  
行若以為同里閨小相善而已未有深契者也此兩句  
誠大錯也又曰先人門生有欲為先人訟寃者草疏筆

削之際小生亦得叅觀其中一款有道義之交親厚之  
交等說而以道義之交屬之粟谷親厚之交屬之松江  
又有言不必如此開說了者從而改之又曰曹次石從  
宦至京首訪小生叙世契之厚因相熟數相往來巔蹠  
之至曹生即來致唁因道先人與崔公慶永交際及先人  
其時伸救曲折語及松江札中事曹生請觀之出而視  
之又結之曰此三事者一則出於惶恐一則見事不敏  
而已寧有毫髮他心耶一聞人言未嘗不謝報而論者  
乃延咎不已曰何以初草時有此語乎何悟而改之不  
早也甚者至曰成某之此書非無心也乃所以擠人而

自脫之計也云蓋崔永慶之獄鄭澈為妾官與成渾往  
復相議多有伸救之事而東人不知實狀反謂渾與澈  
搆殺之大加疑怒李山海擠陷澈則文濬心懷憂懼乃  
為分貳脫免之計訾謗鄭澈巧附凶黨士論皆惡之或  
載記事之文或形書尺之間為百世公案雖孝子慈孫  
宜無辭卡白而弘錫乃敢恣意巧歸弘溟文集重刊時  
宣舉以渠之丁未抵時烈書歷論松相事而曰老先生  
於此舅有功責之事又曰離間父交欲遏挾鄭之謗增  
加辛丑以後云宣舉之所不敢諱弘錫乃諱之乎弘溟  
文集重刊時宣舉移書弘溟侄鄭濬使其刪去宣舉此

書尚在濬家况弘溟原集其書宛然尚在矣根壽讀文  
濬自明書曰文則好文則好其於自明不以為然也至  
於文濬之喪弘溟至其喪次終不一哭故宣舉抵時烈  
有滄浪之喪終不一哭之語而其下註云逐日護喪至  
成服而終不入哭几筵以此觀之弘溟之於文濬終不  
釋憾可知丁未春宣舉兄弟以碣文事往覆時時烈答  
宣舉兄弟書曰沙清二先生之責公非但仲勲時一事  
而已謂弘瞻之間不甚嚴截故責之規之弘瞻云二俱  
非實狀而自時烈做出則宣舉兄弟豈可復以文濬碣  
文證正於時烈耶噫文濬之事不但當時之唇舌喧藉

先輩之記籍有在而彼之為說如此夫誣師之名當之  
者自有其人而弘錫肆然發口亦不思之甚也伏願亟  
降道院復享之命還寢弘錫疏稟處之教

李光佐啓申金量移事

初十日兵曹判書李光佐啓申思喆無兄弟而有七十  
老母金在魯兄弟俱竄而亦有望八老母彷徨此是故  
相臣金構之妻稍移內地俾得相依上曰依戶曹判書  
李台佐啓金取魯亦有七十老母一體內移何如上曰  
依

崔錫恒劄洪錫輔事

十一日左相崔錫恒劄洪錫輔方因臺啓有嚴刑之命而終至杖斃未免太過臣之意見如此臺啓今雖蒙允若復案獄不但求其心而不得抑有乖於恤囚之意聖寢成命 荅曰劄辭得宜還叔 傳曰旱災斯酷編配之人再明當䟽決事分付

䟽決

十三日申思喆咸昌金在魯順安金希魯永柔金取魯尚州俞崇清州金有慶洪州趙尚綱牙山尹廷舟瑞山趙榮福泰安任望白川并量移申鉉出陸李壽民減死島配旌義魚史衡李成坤奪告身具命勲金令行申昉金昌發洪元益李邦萃蔡膺

福李倚天黃龜河李滋成震岭申哲徐宗燮鄭宅河李箕鎮李緯並放

院啓

十五日正言趙鎮禧啓申鉉罪惡貫盈神人不容聖寢出陸之命任望成給閑文其子受賂趙榮福諂附逆集請削先正罪閑斯文請寢量移之命不允

魚有鳳䟽卞師誣

前府使魚有鳳等上䟽金弘錫等托以先正文簡公成渾卞誣而辱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罔有紀極接及臣師故判書金昌協摺摺劄錄數條勒歸詆毀成渾至於

并請延奪下稟處之命不勝痛迫乞降明旨嚴下痛斥  
十六日正言趙趾彬所懷戚里干預朝廷本非聖世美  
事私家吉祥魚有鳳自稱金昌協門生叫率不逞之徒  
投進一疏語意絕恃此已可駭昌協逆集同氣至今生  
存當坐收司言行有無受誣虛實不當舉論而肆然筆  
之疏中極口稱詡末流之害將無所不至請罷職勿煩  
又曰前副率李夏坤名家子不念凶黨之不可同事戚  
里之不可聯名受人誣誤至以詖淫肆行仇視善類等  
語醜辱士類請罷職依啓

沈垞疏

二十一日持平沈垞疏曰申錕出陸物情之外金時發  
傅生良可異也愨樞兩賊與播醜一般尚遲誅殛之典  
金在魯等與十六人無甚異同何等凶逆而乃有移配  
或愨親老或原罪輕次茅論釋存者二人臺啓爽誤則  
一體放釋可也罪名至重則豈可分別彼此姑寢成命  
更加嚴覈云云

義禁府啓

二十六日禁府啓金時發以逆賊女婿賜死傳旨閔文  
要路拆見結縛郵卒不得急傳法文無明白襯著大明  
律實封文書中路邀截取回者斬照律勘罪依施



沈檀疏

判義禁沈檀疏曰金時發勘律今日開坐欲請結案同僚以不待承款有欠至當故更考文案結縛郵卒時發家奴之招明白時發抵賴特甚更令嚴刑得情敵賊貫盈之罪依志述例結案亟命正刑

二十七日八診時內局提調李台佐啓任敵罪狀不待結案正法雖有一時特教不可仍以為例以啓日後之弊嚴訊待結案恐合事宜上曰依為之

姜鳳儀疏辛巳獄事

晉州儒生姜鳳儀疏曰先嬪當日之禍實由於殿下為

子之故也殿下雖享南面之樂反求而省之其忍安於心乎且案獄大臣強引情勢行樂宮人義不共戴而不思設庭籲伸王章如是而能免趙盾之誅乎

趙宗世疏請辛巳獄伸寃事

揚州儒生趙宗世疏曰辛巳之寃有秉彛之心者以為必伸於殿下即位之日而延拖至今殿下坐享千乘之貴而使我衰亡劬勞之魂抱寃於冥冥之中丹書未伸罪籍尚存彛倫斃矣人理既如此彼一理之天鬱塞而不解以至雨暘不時必至之理也伏願快伸先嬪之寃  
操文告私廟

李真儒疏隄防漸弛

副提學李真儒疏畧事閔惡逆如申鉗之老而不死右袒白望欲實誣告而有出陸之命疏釋諸竄隄防漸弛亂臣賊子無所懲畏還叔之請快賜允許云云

玉堂諸對討姜鳳儀

二十八日校理吳命新呂善長請對啓曰不逞之徒憑藉鞫獄誣陷大臣指斥以趙盾敢生嫁禍之詐請邊遠定配上曰依富寧速配正言趙趾彬啓請趙宗世與姜鳳儀一體邊遠定配何如上曰依

疏叙

六月一日傳曰李澤命徐命勲魚史彬許玠李箕翊李夏坤并叙用黃龜河李喬岳李倚天鄭宅河申慶濟成震岭蔡膺福李滋南世珎鄭錫三金令行金昌發洪元益李榮世具鼎勲李箕鎮權重經張漢相并給牒

沈檀疏任敞直斬事

判禁沈檀疏敞賊實三手嚆矢四劄根柢也敞賊年今七十一加刑則必致徑斃正刑命下後以結案拒逆不得正法曾在先朝趙嗣基直為正刑上曰依承旨李漢翊曰一獄官陳達遽改常憲恐為後弊議大臣處之似合慎重之道檀曰議大臣不正刑則此後皆忍杖不服

者多矣漢翊曰臣非沮戲故賊事結案取招自是常法  
擅曰依前教直為正刑乎 上曰依為之

府啓

初四日府啓李慶趾拿鞫金在魯等九人或愍親老徑  
請放送或原其不睦與喪明直請放還罪名至重不可  
輕議請還收金在魯申思喆金取魯等量移金令行具  
鼎勲放送之命楊州石室書院即文正公金尚憲俎豆  
之地凶黨乃以金壽恒及其子昌協不恤公議濫置配  
享非有名節學術之可言特以詞章之艷稱威勢之隆  
赫濫躋賢廟久享祀食逆集伏法之後尤不可仍置巫

舉黜配之典鄭澔乃於槐山營建一院宇結構之杜制  
度之侈儼然一儒宮道路相傳鄭判書生書院時積穀  
物專務殖利春秋屠牛日事宴樂无賴之輩避役之徒  
莫不趨附作一逃藪前後醜正疏章列錄姓名以張其  
勢除出穀物以助其糧設心行事實為巧隱渠以護逆  
黨惡戕賢毒正已被屏裔之典所謂生書院即速毀撤  
士人任敞堂峴行刑啓

吏曹回啓

吏判李光佐啓觀此金弘錫疏請追奪宋時烈金昌協  
官爵有非儒生可請於朝廷亦非朝廷許施於儒生之

請疏內辭緣置之服食等事令該曹稟處知道  
初七日趙恭考死 大殿王世冑禁川橋舉哀  
二十三日三司徐宗履等請對啓閔鎮遠全釋還寢事  
趙聖集依律處斬事庭請惟諾諸人捧現告遠配事  
上曰依李真儒曰向者李明誑之請釋鎮遠使之思愆  
田廬非出於全釋也今日至請加律恐有歟於不廢懿  
親之道請參酌恐合事宜 上曰依又啓曰聖集叅其  
情理容或可原 上曰依崔錫恒劄趙聖集一律過當  
依前施行恐宜

唯諾人遠配

二十三日政院啓庭請唯諾捧現告趙道彬吳重周李  
秉常李廷燝申哲李瑜黃梓慎無逸八人捧傳旨事知  
道趙道彬沃李秉常扶李廷燝寧申哲善李瑜延吳重  
周南黃梓卓慎無逸金遠竄啓 二十六日閔鎮遠事  
傳啓

疏儒遠配

八月三日海西儒生朴蕃湖南儒生羅廷一等疏畧近  
者醜正之徒接踵而起既黜先正臣宋時烈道峯院享  
又有金弘錫者投進函疏至請延罪伏願快正弘錫輩  
之醜正之罪以光緒述之道以慰士林之望云云 政

院啓朴蕃等擬拾項年沈鳳儀毒正之論伸救故相臣  
宋時烈決不可捧入 傳曰勿捧

五日府啓請疏儒朴蕃羅廷一定配依啓蕃寧會廷一川  
遠地定配又啓醫官李時弼向國凶悖之說肆然發口  
請嚴鞫

卜相

二十日賓廳卜相李光佐柳鳳輝光佐落点領崔奎瑞  
左崔錫恒右李光佐

金東弼疏斥一鏡

戶曹叅議金東弼疏畧臣向來一疏實循舉世之公誦

文衡一欵疑怨最甚自冒納履之嫌已是薦紳間羞恥  
應製文字彼亦曰自視多駸曰蒼茫不記則是亦自知  
妄發矣以人則名在三館之薦而自作喉鄭之說以文  
則代撰播告之文而不知裁擇其辭可見其人之麁  
荒雜全無識解詞垣主盟決非可論臣疏經年尚靳一  
字之批徒使所論之人縮武符而帶文衡揚已自在於  
被劾之地乞削臣名以快人心

沈獄

九月初二日獻納李廣道啓前府使沈廷輔戊戌 先  
大王親降御札諭以立後取從弟廷宵子師淳為子師

淳嬰惟疾夭折廷冑察見形跡有異私自窮訊廷輔妾  
埋函咀呪之狀明白內外戶庭掘出函物情節畢露妾  
子師孟取納穀紙諺札卽鄭濬妾曾為師孟亡弟之妻  
母者陰嗾師孟之母賫助凶謀資送穢物之密書也師  
孟母子幸廷輔之無子意望承重及立師淳仇視造變  
殄滅後已師孟則發母密書證母罪惡忍為獨生之計  
通天之罪有浮其母廷輔反為保全使其妾仰藥師孟  
尚在覆載間鄭濬妾則呪人凶術潛誘人家之妖妾至  
於禍家絕嗣而尚不得窮覈師孟所告諺札為師淳妻  
所藏今若取納俱可推驗事關綱常具係殺獄請師孟

及鄭濬妾令收司嚴刑窮問依律處斬依啓

李光佐筵啓

初六日右相李光佐啓尹懋柳星樞事臣有所懷懋三  
出賊招出銀一欸昌道洽則以為傳聞喜之咒之天紀  
而其時喜之天紀已死咒之抵賴而死獨哲人在故嚴  
刑鞠問亦為忍杖而斃不得已酌處因盛節招更拿而  
盛節亦曰只聞於昌道而非目見今無新發之證及請  
加刑實為無當於遠惡地荐棘至於星樞上送銀布  
盛節時泰皆非目見出給準庫中銀亦似有間左相方  
入侍下詢處之錫恒曰尹懋詞證俱絕星樞慈城銀貨

因營禪之言許其取用符同無現發之跡矣先佐曰一  
從獄案不容他見延拖不決實非鞠體敢請酌處  
上曰依獻納宋真明啓請還叔更鞠政院啓酌處 命  
下而臺諫論啓不得捧 傳旨敢啓知道

鄭萬源疏

十一日嶺儒鄭萬源金山人父尚載等疏曰今日是何等日也  
陽日之界寢為黑宰廢博之場化為袒跣百鬼嘯聚千  
邪閃弄刻滅不刊之聖訓詬辱既沒之儒賢擡頭改面  
接踵投團齧齧而甘心者在於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  
定案既翻矣院享亦掇矣九地之報復固已其矣凶黨

之願欲迄可滿矣何物金弘錫梟心未已闖進一疏至  
有追削之請噫亡痛矣彼輩四十年持說專附尹宣舉  
尹拯以為醜詆宋時烈之地今則推上一層至以宋時  
烈侮詆宣舉外祖先正臣成渾粧撰立言不成倫脊渠  
欲以此說盡塗一世之身目乎尹倪羅廷一等疏亡已  
詳臣等只諭其大體弘錫輩前後醜正之類亟舉重辟  
安允中以下赴謫之士一并放還

李匡世疏論沈檀尹執商

十九日正言李匡世疏畧死囚結案法意有在而敵賊  
之仗誅沈檀以不得取招急亡正刑之意或疏或劄綏

縷陳達徑戮而後已擅壞作法之意以啓無窮之弊請  
罷其職以為獄官不能守法之戒尹就商卽逆賊從弟  
心跡雖曰迥異慙若吐欵渠是應坐之人而自同平人  
揚<sub>二</sub>街路其在礪風俗振 國綱之道不可不論宜罷  
其職使之自靖

崔錫恒拿鞠 傳教還叔

二十日承旨玉堂入侍 上曰承旨不知左相所為乎  
近日所為无據<sub>二</sub> 拿鞠嚴斷國將<sub>三</sub>則已不然則左  
相安敢乃爾玉堂匡救 上曰一并拿囚承旨又營救  
上曰承旨并罷職都承旨李真儉請還叔 上曰一時

之火致有過舉名對諸臣更為入待入侍後畧陳反汗  
之請無發落右相李光佐請對曰俄者承旨不能覺察  
左相 嚴旨亦在還叔中耶 上曰崔錫恒之習極為  
无嚴右相伸救僚相尤極非矣光佐曰頃在辛丑忘身  
殉 國屢<sub>二</sub>陳達 上曰國家亡則亡矣臣之待君豈  
容若是左相崔錫恒極邊遠竄光佐屢<sub>二</sub>陳達真儉亦  
陳達 上曰都承旨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真儉迸出光  
佐又力陳錫恒事五六次 上曰然則推考光佐曰大  
臣無推考何以為之 上無發落光佐曰左相席藁待  
命遣史官傳諭再請蒙允又請真儉 嚴旨還叔又請



尹執商使之勿待命并依允

權益寬疏 趙觀彬兄弟遠配事

二十八日執儀權益寬疏四凶之罪雖有淺深均是逆也趙泰未既以逆 賜死而諸子晏然自在已幸懲惡之典而况觀彬投合濟譙泰采之陷逆觀彬啓之也渠反致懟於宣仁門扶社之舉仇視至親遂敢自絕詐托狂疾舉止譎恠輿情疑懼請泰未三子減死島配

偽批獄

十一月初二日正言李真淳啓扶餘縣監李萬根聞邑人新得京奇送人謄未則稱曰荅京畿儒生李揖疏批

而下語指意極其非常噫 君上批旨何等重大而白地矯誣陰相傳授眩惑聽聞恐動人心造意設計萬之叵測當此逆獄未收人心靡定之日如此妖惡陰凶之輩不可不急速斯得快定王法李萬根為先拿未以為次之鉤覈之地依啓

於是李萬根黃尚質南重老黃夏臣拿鞠轉相告引李萬根放送黃夏臣杖斃尚質重老亦放

前僉正黃夏臣李頤命之外從兄也居在扶餘時忽有一常漢自稱自京過去寄宿於籬下請見夏臣而畧告時耗仍出時人疏批一張批旨盛稱老論之寃

夏臣見之仍謄留一本其任子尚質喜而傳於人其說大播湖中流寓無不聞之以及南火輩扶餘縣監李萬根亦聞之傳於時輩臺啓寃問其做出人先拿萬根轉輾援引及於尚質尚質以為得見於夏臣之所夏臣遂死於杖下乙巳捕得其人乃洪聖龍為名者聖龍蓋叅奉啓漢之子啓漢一生居館自稱老論而聖龍悖愆矢志於其父仍棄家周沅時老論畏禍屏跡多在湖中時輩必欲盡殺之募得聖龍作為偽批一通遍歷湖中諸宰相名士家而或初不欲見或見而不敢出口畢竟黃家獨被其禍 上命寃問聖

龍而慮其蔓延終不窮治事遂已

丹巖記事

申致雲啓 權尚夏廷奪事

二十七日持平申致雲啓權尚夏庸鄙陰譎都無可取依倚巨猾掇拾為名在朝諸凶同聲稱賢喜朝之邪愴濫之憎毒陰持悖論顯助凶威義理晦塞倫彛數絕惡逆肆行宗社幾危欺世禍國之害烈於洪水猛獸濫及喜朝既施屏裔尚夏官秩自如不可以既骨而置之請尚夏廷奪不允

李廷濟啓斥獨啓

十二月十三日大司諫李廷濟疏畧臺閣論事自有格

例位經三司之人無論生死必待合啓論罪自古以然而申致雲之請削尚夏官秩也獨自論啓大違格例云云

合啓

十七日大司憲李直儒掌令尹彬司諫金重熙正言李真洙合啓勿煩府啓職法不嚴林燾嚴刑得情趙恭采三子分配絕島以示懲惡之典故士人李廷煥妻趙氏卽恭采之女也歸惡於宣仁門扶社之大臣小車載偶人為行戮之杖復圖討逆諸臣像揭壁間手彎弓射之教婢粉貞締結其夫娣婿金東弼家兩婢給數十兩銀

子同謀埋凶於東弼家事端發覺三婢吐實及其舅林原君杓家其夫同氣諸家夫兄廷燁郡衙亦為埋凶情狀畢露綱常大變非偶人圖像之比所當按問成獄而憑問無階請島配并依啓 趙廷彬旌義觀彬羅老謙彬

臣趙氏黑山

十三日林原君杓疏畧臣家巫蠱之變出自婢輩子婦橫罹罪名罔極事關倫常一有不審大傷風化明賜嚴覈還出給

洪禹著疏斯文事

二十八日幼學洪禹著疏畧今日斯文之禍愈往愈烈

先正臣宋時烈之祀享黜焉凶穆之院宇屹然世道人心無復可言又有致雲者誣辱先正臣權尚夏請奪先大王寵錫之官爵豈不痛哉尚夏道學精粹德行純正承先賢之正脉為斯道之宗主粵自先朝禮遇隆焉君臣相得千載一時 殿下亦寵之殊禮待之元老蓋以時烈之嫡傳當己已創殘之餘任一世斯文之責此輩窺伺罅隙直以醜誣為快始則泛與李喜朝鄭澔并舉為說醜辱師門末乃以惡逆肆行幾危宗社結之語无倫脊轉益危怖所謂依倚巨猾者必如冕之附自黜宗莘之依堅賊然後方可以此等語指目未知致雲所

指者誰也又曰喜朝之邪憚澔之憎毒凶德叅會夫喜朝少年志學親炙賢師見識精透德行純備儒林之宗匠澔之經術博雅忠清剛介尊賢之誠疾惡之腸士類之倚重尚夏於二臣道義相磨聲氣相求可謂君子之朋致雲敢以邪憚憎毒目二臣復以凶德叅會醜辱狼藉果可以眩是非而欺百世耶致雲即逆冕之曾孫以逆堅狎客之宗莘為祖以奪嫡亂倫之輜為父則何敢自化人類簧鼓妖舌耶所謂離國叛君絕父子七字正所以形容渠三世罪惡夫陰通鄭虜措禍本國真所謂讐君附麗賊堅同叅密謀真所謂叛國仇視其任欲移

宗祀真所謂絕父子也此等挨逼之語他人稱說宜其  
沈賴而渠反自言之誠不可以人理責之也蓋冕以自點  
血黨見斥於先正臣宋浚吉則包藏禍心陰為假手外  
國除去正人之計自點獄起奸情畢露於錢招冕卒徑  
斃於庭訊宗莘以凶逆之種擯棄清議則諂附凶積圖  
復其父官秩締結逆堅密助凶圖終至敗露幾伏常刑  
則其子孫惡怒善類思逞其毒甘心於先正者正所謂  
非鄭之仇乃子西也政院啓洪禹著等稱以申卞權尚  
夏來呈疏繫何以為之傳曰捧入

府啓

二十九日持平趙鎮禧啓曰洪禹著者願命遺孽啓延  
至親稱以儒疏顯訟罪人至以先正二字加之於已削  
之尚夏至於濫及喜朝罪名至重亦皆樊詡少有紀綱  
何敢若是請遠配并依啓城利又啓趙聖集依法處斷  
事依啓

尹恕教疏金姓官人事

正言尹恕教疏曰臣於逆婢事更申其說或者此賊自  
先朝以來供奉已久以殿下所愛亦愛之孝有所不  
忍如是遲回也耶淑媛趙賊仁廟後宮最承恩寵產育  
二王子一翁王其處地尊貴豈么麼一宮人化也然而

罪盈惡積逆節已著 孝廟卽案其罪快正典刑先王  
寵姬猶加顯戮何有於行凶之逆婢而終始持難乃至  
於此也 於是人心拂鬱  
自中亦歛避之

初盛節等之供以為因金姓宮人行藥云故臺  
啓請出金姓宮人嚴鞫正法 上始不允而終  
許之緬又下教曰宮中元無如此之人 似出於  
慈旨  
三司更為爭論終至大臣以下力爭又發搢紳  
疏至於蔭官武官及出身等皆上疏請之終不  
允時議皆疑先朝後宮金貴人臺臣尹恕教之  
疏微發其端或云敢疑不敢疑之地恕教之疏

意亦在此云矣

### 崔錫恒劄

甲辰四年正月初五日左相崔錫恒劄曰李時弼雖極  
凶悖以僚相違奏觀之不無可疑之端而減死之命天  
地生物之仁孰不欽仰茲因臺啓復允按法之請今三  
陽回泰萬品昭蘓而一夫寃死恐有歎於王者奉若之  
義 荅曰不可無參酌仍前發配 旌島配

十一日尹慈杖死 刑五十次在囚屢年析楊酷烈了  
無怖色見者壯之臨死手書戒諸子字畫如平時妻金  
氏沐浴露禱三年如一日及公死居表盡禮白燕巢幕

及公雪寃金氏曰吾不死有所待耳遂絕食而終後旋  
問

申致雲疏對洪禹著

十六日文學申致雲疏曰伏以臣齒少而學蔑能薄而  
才謏祗緣早通仕籍濫蒙恩數惟其憂世之慮重於謀  
身殉國之義切於為家念國家遭千古所無之逆變而  
根柢出於山林之奸窩主出於詩禮之賊臣果請正尚  
夏誣世禍國之罪而適啓其口環視而起者已噪於世  
矣臣請先論尚夏之徒不能發明之狀次及誣毀臣家  
之事嗚呼正論者國家之元氣也邪論者亂賊之前矛

也是故漢之新莽動引周公以文其篡弒之身我朝仁  
弘高談春秋以飾其廢母之論方其始也頌莽功德至  
於四十八萬而仁弘之黨亦半一國豈其篡君廢母之  
論足以移人哉豈亦周公春秋之說乃可以眩惑一世  
號令其黨也噫辛丑諸賊實天下萬世所可誅而謀議  
實出於巨室世族聲勢皆連於搢紳章甫半國之人陷  
為異類此豈人人無扶家之喪性哉必有潛斃正論以  
奪國家之元氣顯倡邪說以作亂賊之前矛者文成公  
尹拯道學淵源斯文宗主此實儒林之師表國家之元  
氣而尚夏輩倡為背師之說肆其絕父之論倡和珠集

捏虛成案戕賢之鋒及於夷墓此臣啓所謂父子可絕者也願集之父尤為戮於先祖則渠輩雖位遇無替而恨憾不已必欲生事於國以快其憤乃二賊本情也是以敵賊奎瑞禎翊之徒承其指使肆於凌犯而至於日暮道遠至痛在心之說乃敢顯著書辭其懟視先王目无 殿下固不待辛丑之變而其漸已著矣尚夏輩乃為之首尾助其氣焰狃於絕父之說遂倡無君之論使彼二賊敢於為勇於願集者也此臣所以首論尚夏之罪竊庶幾反國家之元氣除亂賊之前矛也而聖明之亟賜允俞亦可見扶正斥邪之盛意也今尚夏之徒乃

於誣毀先正表裡願集之罪則無一辭之發明周羅張皇都無指的臣未知渠輩於二賊之事有何諱惡難言之端耶若其誣毀臣家之說其搆毀臣曾祖一劫蹈襲賊錢之口吻而以除山人之言為其命脉臣曾祖副學臣冕世襲家庭忠孝之節親為王室休戚之臣早立名行獨持風裁特以門戶尚峻論議素高不悅於奸人始罹朋讒卒嬰其禍當時長老哀其志節後世公議盡其冤枉臣請以其已丑遭謗之由辛卯罹禍之狀暨先朝伸雪之事一一陳之臣五代祖欽與文元公金長生為中表兄弟也素以道學師友相為引重方宋時烈出入其



門而有盛名於世臣曾祖亦嘗傾向焉曾祖之弟昺亦  
遊於文敬公金集之門與時烈為同門焉乃得其為人  
則臣曾祖亦嘗聞而疑之及孝廟初元叔名遺逸將興  
大業時烈一隊首膺弓旌之招自托以討復大義而臣  
曾祖方為清流之首故其中一人之常容習於臣家者  
固要納款浞容語時事臣曾祖問曰君輩昔則不出今  
何八處一世是亦有事而且將何先其人曰吾輩今日  
有三件大事一則復讐雪恥二則姜獄翻案三則激濁  
揚清蓋臣高祖東陽尉翊聖曾在南漢圍城中與故相  
臣金尚憲故叅判鄭蘊倡義尊周力斥和議則復讐之

義是臣曾祖妹夫姜文斗卽故相臣姜碩期之子姜氏  
之獄自點主之按治慘毒臣曾祖心雖隱痛口不敢言  
則欲為伸雪者是臣曾祖素蓄也臣曾祖方以清名領  
袖士類主一世之公論則激揚之論是臣曾祖之所雅  
言也為此三者蓋欲以覘我俯仰而冀與同事臣曾祖  
已覺其指意乃以名實出處之義反覆譬曉其說甚長  
其略曰復讐之論為今日第一義而張虛名而無實才  
則是欺君也不量力而挑強胡則是禍國也君輩於二  
者將何居焉姜氏之獄成於內事端莫晰則外庭之  
臣非所敢言也至於激揚之說士林之最所公誦而君

輩新從外來未諳物情若急於需世務激奸為新奇則將空開黨伐之門為不靖之階矣君所謂三件大事皆名美而實不容易者也且君輩譬如鳳鳥可聞不可見時出而羽儀則人爭先覩之矣若下與雞鶩爭食則人且賤之矣於是時烈聞之惡得其情狀以為且異同矣此其道有如晝夜之相反蓋其使人來覘也將以朶合也而卒不合者也當時烈擲帽而跳出也臣曾祖適入政院目見其事大以為駭遂斥於稠中此所謂事君無禮者也 上雖以疾不時引接人臣分義豈敢爾耶且已擲之帽豈可復戴耶傍有笑者曰無多談欲斥假孟

子將為真臧倉矣時烈聞而恨之此臣曾祖與山人不合之端也山人輩遂以為不擊去臣曾祖則無以伸其說而行其志乃以黨於自點為辭并論不悅於當路者六七人而以臣曾祖為的以劫持一世於是公論大譁伸白者相望無以勝之則又醜詆臣曾祖以為營救罪人蓋兩司之論列自點也有一臺臣袖啓草來議則臣曾祖以為自點自姜獄以後得罪士論今日此論斷不可已但今公除不遠無多日過此而論之實當至是而又執此以證其論而 孝廟猶無意於加罪則於是又蜚語上聞以為不善處謗而將使山人不容於朝 孝

廟震怒遂命竄臣曾祖此蓋己丑間事也臣曾祖在謫  
數月特蒙放還未幾進用雖傳會敲撼而孝廟輒斥  
去之於是素忌疾者挾宿憾者日夜睚眦謀惹擠陷蔽  
用捷廷橫蟠於北里林甫陰謀潛運於偃月鼓煽揣摩  
事機甚急辛卯冬自點獄起自點之子錢就服廣引諸  
武士邊士紀安澈等及舌人李馨長其辭以為將除元  
斗杓及山人一隊時斗杓方到金吾按獄翌日錢子世  
龍始引臣曾祖其辭以為己丑七月七日夜邊士絕安  
澈俱到錢家而臣曾祖與馬錢發悉望謀逆語三人同  
聽而某言則但聞於渠父錢云且自點家搜來文書中

有一赫蹄即錢之抵其父書也其書有曰冕為大諫似  
當停啓之語并以此責問於臣曾祖與錢親密伏臣曾  
祖對以臣王室至親喬木世家唯父與祖所以教誨臣  
者只是忠君之事豈料不測之言反加臣身邊士紀則  
元不相知安澈則但知面目至於自點則以備堂因公  
往來者固有之而逆錢則雖同朝相知年輩不敵往來  
其家絕無莖有而為大諫時未嘗停論則賊之父子自  
相為書何與臣身乎仍請與錢對面孝廟即以此下  
鞠廳令問於錢時錢已就決當誅而留數日矣至獄者  
鳴問曰前汝所引皆武臣此外豈無文臣名流可引者

乎錢則又引臣曾祖其辭以為謀逆則實不與同議而每勸吾使李馨長通虜捉去山人事而其時則非七月而乃八月間也同叅則非三人乃二人而其一即安澈也云蓋其時澈為平安兵使未還之狀人咸知之而取考政案則澈果以己丑八月見罷而九月初七日新兵使始辭朝同義禁許積以監司親罷澈故知其狀甚悉於是世龍所誣引者皆脫空獨有通虜一款而其證援專在馨長前已出迓招當拿而方赴燕未還 孝廟親鞠為臣曾祖問目中命去謀逆一款只以通虜為辭使同義禁許積問即吳廷緯親下庭辟羅卒密問臣曾祖

對曰此事乃昔年李炲所為也臣父嘗為炲所陷幾死虜庭臣嘗痛心切骨豈效炲所為也錢以八月間為言而其時澈以平兵未還矣臣雖無狀未被誣之前位遇方隆而何怨於國既被誣之後則方待罪郊庄至七月赴謫中間莖月餘而未嘗一人京豈有與相面之理乎孝廟詢于叅鞠大臣鄭太和李敬輿趙翼金堉李時白等皆以為誠如其言獨王獄者懷宿憾持之甚力 孝廟猶疑不無抱寃更令秘密議啓其啓曰逆錢招以八月間為言而八月澈未還申冕被誣乃在九月而即往平兵則大臣金堉詳知其狀於是臣曾祖被誣盡故虛

而獄情盡變鍛鍊益急臣曾祖竟不得免矣此則辛卯  
罹禍事狀也壬辰春馨長始拿來既輸逆謀當誅 孝  
廟使許積及問即鄭楹別以此詰問於馨長曰己丑秋  
汝在西路時申冕及金錢令汝傳通虜中乎馨長對曰  
無是事復問曰雖不直通於汝豈因汝妻子而有所云  
乎又對曰元無是事嚴詰再三馨長乃大呼曰吾既輸  
逆謀當誅妻子將夷滅何須顧藉他人况其人已死我  
安所責德哉而苦辭諱之申冕素貴倨奴隸視我輩吾  
儕小人未嘗一接其面又安有通書乎且通虜何等事  
而曰婦女有所云乎申冕則寃甚二連呼數四事竟

無實則通虜一欵又脫空矣前後諸賊之誣臣曾祖者  
世龍則謂三人同謀而臣曾祖與馬錢則謂二人同謀  
而臣曾祖實不與馬錢謂臣曾祖使通虜而馨長則無  
是事諸招違反無一可徵且臣曾祖受禍專以通虜一  
節而通虜之言既出於逆錢則不待面質而徑誅逆錢  
通虜相左又在馨長則馨長未未而先知訊問似非獄  
情之當然而事竟至斯則此豈非窮天極地之至寃極  
痛者乎夫七月而八月則日月差矣三人而二人則人  
數錯矣澈方外任而謂之未聽始云謀逆而終云通虜  
錢則曰馨長而馨長則曰元無是事其言其事前後相

左則以 孝廟之聖明能辨之於己丑春汪無替者以  
臣曾祖之猶生也不能卞之於辛卯之後幽寃未雪者  
以臣曾祖之已死至於我 先大王乙卯始以臣曾祖  
寃死除臣祖父宗莘為寢即臣祖父始敢上書訟寃考  
閱鞠案叔議大臣則皆曰當伸雪遂命雪寃復官蓋距  
辛卯已二十五年矣至於臣祖被誣蓋臣祖父之表弟  
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當庚申危疑之際手剪逆堅以  
安宗社其時臣祖父從弟範莘執送凶賊元老於錫胄  
遂得諸賊之情蓋元老常出入逆堅家得叅謀逆又嘗  
往來於範莘家以偵伺錫胄動靜臣祖父見其為人以

為此凶人不可近元老聞而恨之及其執送也出門顧  
曰使我至此者必是君從弟吾必有以擠之及其告變  
策勲後再入鞠廳則自以謂無復生理深惡錫胄遂誣  
範莘及臣祖父以為代仇雪寃之地而證左則專諉於  
其徒姜萬鈇口口以為此皆元老之捏造誣告者也遂  
與面質元老辭窮就服是故我 先王洞燭臣祖寃狀  
其最初備忘畧曰今此元老所供必引無辜之人陰售  
奸計之狀昭不可掩及其對質後又下備忘曰今觀萬  
鈇對卞招辭申家少無干預而其他凶辭皆元老誣告  
等語明白納招則範莘等清脫昭然無疑并即放送最

後鞫廳啓辭荅曰範莘以兵判之故為諸賊所惡嫉其  
欲謀害之狀明白無疑今觀其供辭更無可問之端前  
後備忘昭如日星臣祖父之畢竟得免於禍宰而得蒙  
再生之恩者又賴先大王至仁且明之聖德也今尚  
夏之徒不有先王之明教反襲元老之凶言公肆誣  
辱此亦元老之徒也至於措誣臣父之誣尤極絕悖其  
所謂奪嫡亂倫云者臣未知其所奪者何嫡所亂者何  
倫耶無乃指臣從兄向來所遭臺言之謂耶茲事顛末  
既有法府之文案臣不必費辭為卞此則彼輩所以誣  
毀臣家之首末而臣既畢暴此事狀夫臣曾祖之與山

人不合者初豈有他哉只不過論其出處邪正之別而  
已然臣曾祖既沒之後以至今日斯文之變惟日甚國  
家之禍亂相仍端人正士無不中其機弩扞於文網遂  
令讜言清議不聞於朝廷世道人心壞亂無餘非義之  
義非禮之禮肆行而莫之禁卒之無君無父之論充塞  
一世毒過於播紳禍及於宗祊至瀕集之迸出則又不  
特京卞之奸而已此臣所奮筆而論山人之奸竊自附  
於龜山之斥王氏春秋之罪趙盾今其徒乃反提當時  
誣毀之目為今日醜辱之資可見其勢之窮而其情之  
急也

十四日院啓柳星樞戒死之命還叔依典嚴鞫事依啓  
十六日士人趙聖集聖復處絞于康津啓

元景瀛疏對申致雲

十七日幼學元景瀛等疏伏見申冕曾孫致雲為冕訟  
寃誣臣先祖故左議政元斗杓罔有紀極有若冕之死  
專由於臣先祖挾憾傳致用意鍛鍊者然渠雖急於訟  
寃何取以聖朝親鞫之獄直故之於一獄官修隙報怨  
之地

權斗經疏陳勉

十八日修撰權斗經疏曰 殿下常時則淵默太過新

酬酢而欠諮諏有時乎威怒太遽及端倪而無故宿以  
至疏章閱月經時久無覓白或病其簡忽或憂其謔迷  
人心疑鬻上下壅隔而違二奴詬大臣承叱具僚猝命  
竄殛俄許留仕慘舒變於晷刻恩威等於戲劇受責之  
臣始焉惶駭旋即恬然一遭再遭視為尋常上下昏失  
一任呼斥

柳儼疏斥權斗經

二十三日正言柳儼疏權斗經疏或憂下二字言之悖  
妄胡至此極或之一字卽渠之設辭耶抑有其人耶指  
斥乘輿自古何限而此等無嚴之說今於斗經始見之



云云

府啓

二十四日持平尹容啓慶尚監司李世瑾粧點衣裳殆  
類婦人兒樣修飭邊幅全無士夫風味性本苛細以睿  
為名事多刻核以酷為威請罷職依啓 又啓敬叅李  
德秀事多鄙瑣厚招陵卒之惡昌叅宋秀一本以庸瑣  
又多訾謗宗簿直長李夏範為人不如官人兒樣莫不  
駭然請汰去依啓

二月初五日持平尹容啓李師尚平生行已不出貪鄙  
二字嶺藩歸來幕裨被替於贓物之交付湖臬未赴邸

吏先困於妖妾之朶索芻豢悅口而牟利無恥之人名

登薦剋利欲交心而市井駟僮之徒肩摩門庭請削奪

依啓 師尚以吏才薦韓瑾

二十五日崔錫恒死 王世弟舉哀又臨吊 前年嚴教雖卽反汗

自知罪不容誅驚恟成疾而死 錫恒形兒竒恠初入翰林李玄祚作

詩戲之曰何物竒形院裏過望之堪笑還堪噫擡耒兩

眼如驚兔步上層堦似躍蛙手舉飯匙如扛鼎口橫烟

竹似吹鑼人間恠事吾偏見始覺今年厄會多一時傳

笑

三十日右相李先佐啓正卿乏人李真儉金始煨沈壽

賢正卿陞擢沈壽賢仍差伴送使何如上曰依

崔奎瑞既陳出處

三月四日領相崔奎瑞縣道封章略曰臣今臨死誠願一陳本末昔皇明儒臣薛瑄見曹石勢盛謝病而故石果作逆曹則至於補兵犯闕君父之危凜如一髮瑄略無一言動靜處林下八年而終臣雖不敢擬於古人所遭之時適與相符臣於辛巳丁酉之際不得一言補佐聖躬辛丑冬故相臣趙泰耆移書責臣勸其赴急臣執書以泣以竟永夜終以進退之分為辭不得動身於田廬以其自劃語止友而不赴君父之急及其沒後進

代其位坐享安樂不但臣類有泚止友九泉之灵亦必唾臣於冥亡矣臣以暗昧去國先祖不赴國難負殿下然人所以此列於人殺者以其有自廢一節今朝廷并奪臣自廢之志則臣將何所執而立於覆載之間哉云云 答巽牘又上缺然且慚安心勿辭幅然造朝

洪致中疏自明

九日知敦寧洪致中疏辛丑事臣於其時待罪松都撥路稽傳聞報最晚立馬封啓星夜疾馳才詣都下庭班已撤雖其事勢无可奈何而終不及隨諸臣後一叅蹕顛日夜慚恨寧欲无生今乃勒故之袖手傍勸忘君負

國一筆句斷人之為言胡至此極云々

院啓斥洪致中

十一日正言李聖臣啓洪致中患得患失之鄙夫處心回互殆同水狐之多疑指論黯黯率皆首鼠之兩端向被凶黨之卯翼占八座之班乃至國家之綴旒曾無一言之救終始心迹不忍正視請罷職不允

李真儒啓書院毀撤

二十七日吏曹叅判李真儒啓書院濫享疊設撤毀事蒙允矣 宋奎瀛李秀彥李世白李箕洪之院宇極其猥雜奎瀛則至蒙賜額尤為寒心亟令撤毀宋時烈疊

設最多一一查出許穆疊設之院新頒恩額事極猥雜亟令毀撤李光佐曰何必并毀以啓紛紜只收恩額好矣 上曰依為之

府院啓

四月二十三日正言朴思睟啓綾州牧使金宗衍癖於麩菓且多疾病到任踰年全廢坐衙請罷職侍直趙泰萬言論詭恠舉措徇披似若托狂自高而實多可駭之舉桂坊講席其責尤重請改差依啓

三十日持平朴長潤啓先王陵誌凶逆所撰埋在幽宮側請掘去更令撰次以進依啓

李仁復疏論許穆書院事

閏四月初五日承旨李仁復疏曰先正臣許穆書院思  
額毀撤此何事也穆天資甚高胸襟洒落蒼德山林恬  
泊自守所讀者羲文周孔之書所樂者羲文周孔之道  
尚論人物則三代之上也夷考學識則天人之遠也  
先王訪落擢置台輔信若著龜所進劄銘文章灑噩與  
訓謨相表裡正邦禮則斥斬衰之誤議告廟則非貶薄  
之論臨退一疏尤為嚴正近代之名儒先正其有如穆  
之粹然無瑕者乎試取記言中自序等文觀之言行本  
末立朝大節可驗臣言之非誣云

陵誌改撰議

二十三日禮曹啓誌文改撰當否右相李光佐以為改  
撰至當先朝庚午有請改先陵誌文者先大王以為  
事體至重下諸臣議或以穿破梓宮之傍為不可遂有  
正合予意之意只命改撰付諸史官今依先朝例合宜  
領相崔奎瑞以為垂死昏瞶不能叅涉鄭齊斗尹東洙  
梁得中不得獻議云傳曰事體重大安徐

李匡德疏放閔鎮遠

五月十日正言李匡德疏略伏聞海昌府夫人不安京  
茅移寓驪湖年既衰邁病又沉篤若而子姓淪止殆盡

目前相依只有閔鎮遠耳又得罪遠竄三年未敢若或  
一朝溘然母子不相見不特府夫人私恨之无窮仰惟  
先妃在天之灵豈不怛然痛懷也伏願特放使得故侍  
別遣近侍敦諭府夫人迎還京茅奉養之道另加誠禮  
幸甚

十三日院啓閔鎮遠以王室至親附麗凶黨罪名至重  
輿情咸憤李匡德身為執法之官遽陳宥罪之請公議  
所在不可無警請速改依啓

李世德疏

二十一日副應教李世德疏曰權斗經疏中二字全無

嚴畏敬謹意宜加責罰公山居前縣監金定五前察訪  
崔益秀以逆魁卯育三凶伏法後定五迎哭路左又於  
討逆武科同里人張文煒應榜到門也乃以近事非逆  
而強謂之逆有何稱慶設科之事乎此科得衆人不敢  
入里中使不得接跡請并拿鞫嚴問依律定罪依啓  
二十七日修撰李匡輔啓前府使李槩即賊健之友婿  
鎮遠之姻親昨年討逆庭試一國同慶之科而禁抑其  
子終至不赴請遠竄勿煩

藥房啓

七月二十日藥房啓伏聞入診醫官所傳自上有所感

之候水刺殿進寢睡不平頭部微疼云臣等入侍并稟  
荅知道

院啓金東弼等事

二十七日司諫韓師得啓慶尚監司金東弼啓本道內  
沅配不論負犯置之稟秩十餘人之多按道以後多恤  
謫客如保親戚出捐營穀從厚賑贍視官秩之高下等  
餽問之多少曲示德色顯有情態請罷職明川府使黃  
再徵為人愚濫且多訾謗鉄山朴震圭賦性狂悖并改  
差末端事依啓

又啓東萊府使尹游視監司蔑如稱以吾之末望監司  
悖說凌轢至於延命之時發怒於正門之不聞互相爭  
詰至捉營吏事極可駭請罷職結成縣監朴思一年既  
老悖昆陽金岱日事沈酗免山金昂熙凶黨賊孽訛山  
縣監李光績性癖恠毒并罷職儀賓都事閔厚重不叅  
大論旋移他職晏然行公 請汰去依

移御

八月初八日傳曰申時昌慶宮環翠亭移御事政院知  
悉 七月藥房啓聖候彌留多日臣等率諸醫自今日  
直宿傳曰依為之

金一鏡疏

初九日右叅贊金一鏡疏臣陳情乞骸顯俟監臨獲遂  
東故之願矣息批又靳臺章峻發前疏云精銳之伏今  
果出焉風飈倏至即日故田臣之今行誠出於七旬杜  
門一味悚縮之餘雲山盈眶香稻滿野巖鳥翻口潭魚  
潑口在臣私分豈不快活也哉但遙辭丹闕不禁耿口  
之懷秋宵無寐有淚盈襟人非之極鬼責亦隨傷暑餘  
症轉成癘氣糜粥不下藥物罔效昏口綴口時口痞室  
荒村冷寓夜雨蕭口伴灯唧唔徹宵崇朝忽伏聞 玉  
體欠安比前有加葉院之臣半夜留門百寮憂遑庭班  
更說臣身伏遠外心神飛越瞻望雲霄禱祝日夕念臣

執性多滯獲戾當世必欲迫逐乃已到此地頭不思歛  
避特論英銳之士必將以無恥患失之一鄙夫一筆句  
斷勘成重案於斯世也 殿下縱欲憐臣而曲庇終有  
不可得矣臣亦欲抖擻脫灑粹難以此類恒人顧安得  
周旋於香案之前雍容於政堂之末少補國事之萬一  
也哉臣既灼見于此無寧丐得七尺之軀於君父仁愛  
之天姑遠千仞之坑於溪山靜散之地會值國家有事  
隨遇盡分大則躬赴小則疏列至夫危急存亡之秋臣  
固不敢退在而緩步也云口

府啓

初九日府啓司饗主簿朴弼萃儒宗名祖之孫行已無狀處事狂悖且成酒妄殆近顛狂不識賢祖之遺意一遵他人之指教家庭文字任其壞亂請削版依啓衛率洪裕度拔跡卽官性且庸駸請改差禁都尹得龜本以庸瑣之人且多可駭之事免新之際公然索錢於被囚武弁莫不駭笑請汰去戶正李齊尚地旣寒微人且奸瑣前任南原出捐官廩厚資罪之請削版并依啓

藥房啓

十六日藥房啓寢睡連日不寧水刺未有進加脉度帶數小便不長利諸醫以為柴苓湯去桂心如山桅芍藥

黃連進三貼至當云製入知道

二十五日藥房啓連進童便後臍間有開利之效傳曰稍開利矣再啓曰症候猶有挾食餘氣藿香正氣散煎入知道

二十三日藥房都提調李光佐啓本院去差備稍遠湯劑及茶飯煎進過時入診亦遲緩移任司饗院之意敢啓上曰依為之三啓粟米飲連為煎入 上曰依為之

二十四日藥房啓桂枝麻黃湯煎入知道 王世弟因內教下令曰錦平尉朴弼成勲都金後衍饗主沈維賢全城君混礪城君枋八侍內教曰咸原府院君魚有龜



起復八侍

國恤

二十五日丑時上昇遐于環翠亭院相李光佐王世弟問披髮當否禮曹達曰問議于儒臣則以為五禮儀斬衰變服條有王世弟大君以下披髮之文邸下於大行大王有緇體之義斬衰一節依五禮儀舉行答曰知道

李仁復既服制事

司直李仁復疏王大妃服制儀注以齊衰期年云此禮何據也惟我大行大王以肅廟長子承列聖正統作廟

社宗主則今茲大喪慈聖所以受服質諸禮經真所謂嫡子齊衰三年者也議者雖以國制為言而此亦不然顯廟之末年覺悟肅考之遵志釐正者獨非已行之國制乎况端懿王后喪兩殿服制改以期年不用大功者蓋取嫡子三年之義則其所重實在於今日而所重之地乃反殺而行之者抑何意哉 答曰問于大臣知禮儒臣稟處

大臣儒臣回啓

右相李光佐以為該曹磨鍊專用國制 孝廟顯廟昇遐時慈聖服制連用此制乙卯年間雖因尹鐫之言有

改磨鍊之舉而厥後端懿王后喪聖批明以國制為斷其所改正亦不出於國制則蓋取三年之義云者何所據而叢也敬遵先朝最後批旨之外無容別議賡善鄭齊斗議今者雖以先朝為言而其時辨論只有言者其所遵用惟有國制臣於昨年略有所為說今何敢別議至以端懿王后期制為說此則古禮大功國制期年而國制之服長子長婦并在期年先朝取用蓋亦以此今特指為三年之義何也

初羣小以為上未嘗有疾謂上有疾者輒論以逆而光佐等密與諸醫相議且廣聚京外儒生之業醫者

多用治心攻火之劑如南極曜仙丹甘遂湯等至峻之藥無不試用上雖厭進而強勸必進其意蓋欲少減譫語等症使國人知上之無疾而由是 玉體素肥大而數年來漸覺瘦削元氣自尔漸敗而譫語等症有加無減嘗臨筵發崔錫恒李台佐巫正邦刑之教而渠輩聽若不聞至是連用柴平湯五六十貼自七月症候添重藥院提調直宿八月以後連有別症霍亂泄瀉惡心嘔吐等症連次發作諸醫莫不危之而光佐以藥院都提調一切秘諱嚴飭諸醫曰諸醫敢言上候於閭閻間則必誅無赦以此諸醫不敢叢

言間或言及於親劫士夫而附耳密傳戒以勿洩藥  
院不設侍藥廳或於夜中自內招醫官於差備門問  
以今日又有某樣症候當用何藥則提調盱宜進詣  
閣門外問安詳探症候議藥以進而只令醫官對曰  
當用某丸劑或用蔘茶或用童便而已到二十四夕  
症候已無可為然後始請移直厨院其夜昇遐後二  
十五晚發喪中外士民皆未聞上候之不豫而猝奉  
諱音悲哀罔極之中無不有疑惑之心此維賢凶言  
之所由起也痛矣記事 謹按淑嬪承恩在己巳之後大被猜毒於張氏殆不

得保其性命肅宗乳母奉保夫人者與仁敬妃本房  
親密甲戌翻局時世多言金鎮龜三子春澤因奉保  
設策於淑嬪以南人情狀詳聞于上前致有大處分  
云故南少輩便指淑嬪為金家私人矣延初既肅  
宗與淑嬪之子而達儲又出於老論之定策則南少  
輩膽落自分不得更側仕路以至鳳輝出萬死上疏  
駁之及至渠輩得志之後百般謀凶計未遂而景  
廟已大漸遂相與極諱疾患猝然發喪又於嗣位教  
文以半夜憑几為言使中外驚惑以陰養禍機於不  
言之中蓋慮嗣位之後明正渠輩罪惡大行誅討將

無以自容於人類欲以此仗義而起及卽位則反以  
光佐輩少異於一鏡者眷遇殊甚鳳輝秦億相繼為  
相乙巳後又曲護渠輩雖以真儒輩亦得保其首領  
故渠輩憂危稍降禍亂少遲至戊申春而始發焉夫  
常時疾患之秘諱既係渠輩私利害此則猶有說也  
至於大漸時疾患曰輕曰重有何未安而若是秘諱  
乎渠輩以為大漸時國勢危疑故諱疾出於光佐鎮  
定之雅量云其時外無強鄰之伺釁內有壯年儲君  
傳序當立則其所謂鎮定危疑者其果成說乎其心  
所在路人所知也

丹巖  
記事

領相崔奎瑞軍啣肅拜

政院達領相崔奎瑞來詣闕外令曰今聞首相近詣闕  
外哀痛之中不覺少慰卽為入來之意承旨傳諭偕來  
領相書啓垂死之狀近侍同觀末由趁承唯願縶命速  
盡令曰國有大喪院相不備到此而不為哭臨於御床  
之邊卿豈不為恨哉俟氣少間入來 領相崔奎瑞進  
伏禁府書啓曰曾在肅廟自絕于天退遯荒野厥後  
聖體違豫未叅候班天崩之後亦不得叅進哭班及大  
行御世猥蒙台司之命屢被徵旨以不忍異同於先朝  
為辭避之茅一義願得致仕二字以終先朝屏退之義

今臣處分義不可以職名復入九陛若蒙下燭則庶有一近象魏之望 又疏司直無甫拜云願以司直崔奎瑞八未書單入哭殯殿云 荅可允從以安卿心謝恩行司直崔奎瑞 九月特蒙奉朝賀

上人行大王謚號

德文翼武純仁宣孝

廟號景宗殿

敬

陵號

懿陵

### 大事編年

#### 英宗記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 大王肅廟茅二男淑嬪崔氏以肅宗甲戌九月十三日誕生于昌德宮寶慶堂己卯封延初君景廟辛丑封王世弟甲辰八月三十日即位于昌慶宮仁政門丙申三月五日昇遐于慶熙宮集慶堂在位五十二年壽八十三正廟壬寅定世室有二男七女葬女陵

妃惠慶莊慎康宣恭翼仁徽端穆章和貞聖王后徐氏  
籍達城郡守贈領相達城府院君孝僖公宗悌女丁丑  
昇遐葬弘陵

緇妃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敬光獻隆仁昭  
肅靖憲貞純王后金氏籍慶州領敦寧鰲興府院君忠  
憲公漢耆女乙丑昇遐葬元陵

卽位

八月三十日上卽位于仁政門受冊寶于殯殿時宦妾  
皆儉貞餘黨肆詆不道之說極其凶悖至以寶盪擲之  
階隅寶瑤缺裂聲徹御次 上晏然若不聞

頒教文那知半夜之間遽承憑几之命

頒教文天胡忍於降割荐遣大喪國不可以無君勉從  
羣請至哀難抑寶位何安恭惟大行大王稟質寬仁因  
心孝友居儲位卅載國人切願死之心攝朝政四年聖  
考有分勞之喜潛孚寶德履至艱而終貞默運神機回  
極否而為泰玄穹廣覆罔品物而咸亨白日高懸廓氛  
翳而迅掃蓋遊略聲色之一無所存故政令施為之皆  
得其宜丕顯丕承庶幾復三代之治不興不寢奄失夢  
九齡之徵誰知半夜之間遽承憑几之命不幸五年之  
內再抱遺弓之哀闕予孤孳罹此酷罰膝廬哭泣猶命

戒之未遑周昨冕裳豈續承之可忍雖百僚籲呼之益  
懇只增悲懷顧而殿勸諭之特勤敢遂初志倫兄弟而  
義父子固至痛之无涯承祖宗而主臣民奈眇躬之難  
任秉桓圭而想桐葉之戲臨法殿而愴萼樓之空慕切  
羹牆思不忘於緇序憂深淵谷樂何有於為君履尊位  
而怵然驚心瞻縟儀而潛焉出涕先王之盛德至善詎  
望延承列聖之大業鴻圖祇憂荒墜哀勛華之緇陟國  
將何為若仁明之相承予敢或擬肆揚中外而敷告嘉  
與士民而同休雖舊維新政當善始之會滌瑕蕩垢聿  
布并生之仁惟安危理亂之幾罔不在於初服願協贊

維持之力是所期於羣工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

趙泰億製進

政院啓

政院啓大行大王違豫之候出於一時症患而終未能  
執症迭試攻補之劑以致玉候猝爾危篤遽遭罔極之  
痛輿情哀憤厥罪通天請內局諸醫拿鞠定罪儒醫李  
公胤自初每當入診之時輒有傲慢之態已極不敬而  
今番違豫之候全不詳慎以致轉劇大漸之日 殿下  
憂遑焦悶招問症候則緩口慢應急口出去  
言動舉止慢蹇駭然請拿鞠依啓

退卧于永  
徽殿齋室

三司請疏金姓宮人事

九月十三日大憲李明彥掌令柳時模持平李玄轉朴胤東獻納李廷傑正言趙尚慶韓師得應教金尚星副趙遠命校理吳遂元李匡轉副尹容申致雲修撰洪廷朝金弘錫副成德潤李巨源等請對合啓容曰三年爭執未蒙俞旨遽遭天崩之慟此賊為必報之讐必討之賊大行朝雖有元無之教難查之批前後逆招未歷分明查出正法是所望也明彥曰賊招明白云者殿下在東宮未必仔細洞燭敢達德修結案云云盛節結案云云在先朝縱或涵貸今日不可稽緩事體迥異也

上曰兩賊今日始聞之心當如何先朝以為凡賊招或不無死中求生或不無胡辭亂說掌膳官人不知幾許則胡辭亂說有難準信三司之臣累次爭執實難查出此教明在耳予雖不明君親不共戴天之讐苟有查出之路當置典刑此實先朝所未查者則雖古人之明查者豈不難勿煩之意如此不必訝惑矣上又曰若其兩賊之招言之哽塞聞之汚耳卿等苦口力爭予心如割當復如何周末文勝我國亦然先朝以無之為教今日停止豈非賁耶此事不忍復提今日盡言之後一向爭執以予為如何亟傳勿煩三司諸臣屢云陳達終



至傳啓命頒示違說

李真儉啓 尊奉私親事

二十一日禮判李真儉入診時啓尊奉私親之節建祠  
宇供祭需修墓道置守戶等事依仁嬪例舉行而爵號  
自上指教後可以舉行矣 上曰私親既有先朝爵號  
李光佐進曰加大字亦率攸行之道也 上曰不必改  
為孟武伯問孝孔子曰無違私親之灵若有知先朝爵  
號安於心矣且平日小心謹慎之意外臣何以知之墓  
道予親自修治祠宇待民力稍蘓祭需依仁嬪例為之

卜相

二十二日卜相柳鳳輝李肇鳳輝拜右相李光佐陞左  
相趙泰億特除兵判吳命恒特除戶判

李明彥疏 善緬善述

二十四日大憲李明彥疏曰大行大王辛丑改紀之初  
廓揮乾斷摠攬權綱迅掃凶逆登進善類國得以為國  
人得以為人誠不世出大有為之主也今臣等所望惟  
在 殿下善緬善述赫然奮發確然持守毋負 先王  
焉 殿下自東宮日御書造好學之誠卓越前古雖在  
憂服中政令言動粹然一出於正如私親之不欲加隆  
王子之不許畀封莫不裁之以義處之以理超見卓識

迥出百王此實平日學問之力破朋黨事云 答曰  
疏中旣陳實出憂愛深庸嘉尚

院啓

二十六日八侍時大司憲李明彥啓申銜出陸還叔事  
上曰勿煩柳星樞減死之命還叔依前嚴鞫事 上曰  
旣出先朝寬大之典今難更為允許勿煩

朴弼夢夜對 疑之嫌之

十月初二日夜對副提學朴弼夢啓逆婢事三年爭執  
遽至停啓物情拂菴且死中朮生胡辭亂說等教以後  
獄情疑亂 上曰胡辭亂說死中朮生持金盛節亦是

先朝旣教而獄情疑亂何旣据耶弼夢曰無一分難查  
之事 殿下疑之嫌之有何忌疑之事 上曰護逆為  
逆討逆為忠旣為忌疑等說不覺其自歸於碍逼予實  
未安未曉也弼夢汗出沾背

加卜

初三日卜相李肇命加卜趙泰億拜右議政李光佐陞  
領相柳鳳輝陞左相

閔鎮遠特放傳教

初八日備忘記負犯雖重昨年特放聖意自在噫先后  
同氣幾何臺啓峻發雖還成命每以此聖心感傷必於

府夫人在世時放還相依事屢形辭教中嗚呼因山既  
卜今以放還一哭都下奚但予遵聖之意抑亦先后在  
天之靈想必欣然於冥冥之中前判書閔鎮遠放還  
政院覆逆啓南就明柳重述答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今予特  
放之命慰聖后在天之靈遵大行欲為之意也噫今日  
之批非為鎮遠也為聖后也非予之志乃先王之意則  
今日臣子雖不顧閔鎮遠獨不念聖后惻然於冥冥中  
乎言念及此嗚咽不成文字卿等抑亦有覆逆之心乎  
亟停勿煩上慰先王之心

尹會削黜

在天之靈亦必痛惡

十月引見時執義尹會啓閔鎮遠事臣豈不知聖意所  
在而罪閔宗社則先后在天之靈亦必痛惡 上曰承  
旨進前都承旨金東弼進伏 上曰追思先后言之嗚  
咽而臺啓中敢舉先后為辭臣子道理何可如是予則  
以先后惻然為言而臺臣則以為亦必痛惡云有若較  
爭者然極為未安

十三日執義尹會等以閔鎮遠事聯啓傳曰語犯先后  
事已下嚴教則今日臣子少有嚴畏之心必不若是聖  
后賓天已過幾年抑獨何心敢書於爭啓中不可置之  
執義尹會削黜政院柳綏趙遠命 上答曰今此批意非社諫

路也乃重倫序也一則雖未審二則其亦謂不審耶然而職在近密有此請還其無叅量之道特施削職之罰

冬雷亦言

十一月初一日備忘記仲冬雷電無異夏時究厥所由咎實在予修己之功不能歟虛受之量未盡歟自奉之道奢侈歟待臣之道不誠歟賢人在野未能任用歟窮人抱冤未達九重歟朝象不和感傷天氣歟公議壅閼私意縱行歟此等八條之外以見者言之生民塗炭如在水火黨錮日深干戈相尋噫國以民為天民將盡劉予誰與為君東京黨禍前轍較然而後轍不戒若此不

己國將奚似何以則民將安居何以則朝著自靖咨爾近密之臣代予草教廣求直言無有所隱 政院啓十行絲綸忽下於曉漏才罷之餘八條臚列意在引咎無異成湯之六責有過宋景之三言臣等拙訥之辭何敢敷揚聖意直以所下備忘播告中外

初二日王子

孝章世子

敬義君封爵事承傳師傅沈鎔

鄭奎相疏斯文事

初六日清州幼學鄭奎相疏略遵先無愆緇志述事克復先正臣宋時烈道峰祀享先正臣權尚夏爵名亦治醜類誣賢之罪以慰肅廟在天之靈以荅上天謹告之

意使斯文雪寃聖德增光焉 政院啓鄭奎相托以應  
旨來呈一疏以故相臣宋時烈道峰黜享及權尚夏延  
奪事悖理無倫出陷害士類疑亂國是之計情狀不忍  
正視傳曰還給

李義淵疏

討鳳輝世良秦考一鏡

幼學李義淵疏曰伏惟大行大王以大聖之姿不幸有  
倦勤之疾先朝顧命之羣臣深惟宗社大計奉承東朝  
聖教策我 殿下於儲位以定邦國之大本協贊庶務  
此誠唐虞盛事而惟彼羣小闖隙逞凶先以半夜蒼黃  
陰移天位等說動搖民心北門潛入竟售其計壅蔽宸

聰釀成奇禍喬木世家誅戮無餘至發禁庭蹀血之言  
在今 殿下之責莫先於亟正羣凶壅蔽濁亂之罪以  
明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大王之意且正羣小陰凶憎  
毒之罪以明春秋必討之義而臨御數月一向泄泄發  
政之間察小遺大對越之誠尚文無實上帝警告不亦  
宜乎罪人不得元老被誣而風雷偃禾奸臣亂政君子  
未宥而霹靂拔樹災異之由自古而然今 殿下惕然  
改圖正羣小之罪顯 先王之意明春秋之義洩神人  
之憤則冬雷之災可轉為福熒惑之移度祥桑之枯死  
豈獨專美於前至於斯文是非肅廟之遺教昭昭而凶

徒無憚於黜享尹志述之忠直抱冤士林流涕至今而復享之典褒直之舉尚未即行此亦非召災之端耶政院啓李義淵應旨呈疏專在於扶護凶逆網打善類而至以北門潛入竟售其計釀成奇禍誅戮世家等語肆然為說若夫辛丑以後事皆非先王之意云者極為叵測渠雖無狀亦一大行朝及殿下之臣子何敢以此等凶悖之說闖進於仙馭在殞嚴廬哀疚之日乎其搆陷諸臣甘心嫁禍眩亂斯文之是非獎詡志述之妖惡者有不暇論既以應旨為言不得已捧入備忘記昨見冬雷之異益切戒懼之心亟求直言而末

以朋黨論之者意有所在今觀李義淵疏一篇精神專出護黨而胡亂起頭噫辛丑之教廷惟今日心切驚痛抑何心腸更為提說此等疏章不可以應旨荅之原疏還給

政院玉堂請對 不忠於先王者豈能忠於殿下

是日夜上御無忘閣校理李巨源

修撰李真洙承旨李明誼餞注書洪景輔

記事朴文秀李喆輔

入侍巨源曰李義淵疏捏合句語極其凶狡

茲敢略卞所謂半夜蒼黃似指柳鳳輝疏語也其時昌集葦半夜再讀舉措忙遽實非重國本之體故也大行大王深惟宗社大計仰稟慈旨付托介弟是何等先明

正大之事而昌集輩舉措如此鳳輝豈有他意耶仁廟  
名臣李敬輿之心事也 殿下首擢為相咸仰聖德同  
符孝廟義淵欲以此延罪豈不萬一凶慘乎陰移天位  
卽韓世良疏語也 殿下在東宮時引接官僚涕泣沈  
瀾世良疏意仰體 殿下當日心事矣義淵欲以此為  
世良罪豈不危險哉北門潛入云者指故相臣趙泰考  
也其時大行大王御進修堂泰考由宣仁門取近而八  
對得請乃聽政還叔事 殿下震迫之心欣幸如何舉  
國莫不以為社稷之臣而凶黨比之神武門之夜開至  
欲鞠問義淵疏語一串貫來豈不切痛禁中蹀血卽金

一鏡教文中語也賊招有宮城陳兵之計非其黨欲盡  
殺之故有此語司馬光論甘露之變亦有蹀血禁塗之  
語且多出古人如長安新蹀血之類何限而義淵乃欲  
以此構陷昔子光以文字陷人豈料聖明之世有此事  
然諸臣固不足言以先王倦勤之疾為言且曰辛丑以  
後事非先王本意此豈忍發之言如此凶人何可以黨  
論論之也深夜請對者欲 殿下明正其罪也明誣曰  
崇獎四凶直欲歸之無罪末乃以風雷偃禾等說隱然  
比之周公不特護逆而已真誅曰倦勤之疾等語外面  
雖若是惡言辛丑以後事等語合而觀之誠極罔測唐

順宗風瘡不能視朝牛昭容帳中可其奏宋光宗不侍  
疾不能成服惟我先大王春秋鼎盛聖德如天有何  
不能視政之疾恙耶臨御四載聖德至善八域咸仰遽  
甬昇遐深山窮谷未聞疾患之報粹奉諱音莫不號呼  
哀痛而義淵極意厚誣明正其罪不容少緩巨源曰天  
下之惡一也不忠於先王者豈能忠於殿下乎真  
洙曰鳳輝諸人非先王之忠臣則已既為先王之  
忠臣則亦殿下之忠臣也四凶非先王之罪人則  
已既為先王之罪人則亦殿下之罪人明詛曰義  
淵若知諸臣之罪何不於先朝陳一字及今始為之

耶其意欲進諉間耳儒臣所達猶為歇後四凶在先朝  
為亂臣賊子在殿下為君父必討之讐上曰故領相  
不在世不必更提而予於其時惶蹙不安有左相之疏  
冀以此得免辭疏中有危險等語因此添一左相罪案  
其後又陳疏矣義淵疏提及而予心本無芥滯故如是  
為之辛丑下教何敢向予提及而疏之還給者此也下  
欵金滕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擇則不用而已大行  
朝既加嚴討不從容合啓其非寬大之典乎向來備忘  
記亦及黨錮之弊辛丑事究其所從來亦根於何事狂  
忘者歸之狂忘何足害於國先大王倦勤等語予非



不知也予若以護逆知之經幄爭之可也求言之下一  
時狂忘者何必以極罪為快孔子曰疾之已甚則亂子  
非不知義淵之非至於廷罪則過矣巨源曰大北亦黨  
論之一種癸亥處分之大明故此種不復有於世辛丑  
逆黨亦嘗如此嚴懲不可以朋黨論真洙曰八道人心  
之恠異未有甚於近日向有偽批熒惑人心故自中初  
以逆知之後有浸染者此非細事 上曰汚染云者其  
言至公予之所言亦如此矣若無黨論一朝如此謂之  
護逆誅之可也人其盡明於義理此等事揮之斥之而  
已終至逐罪豈不屑屑鄉曲不知有幾義淵承旨玉堂

皆可請罪乎真洙曰頃者三司以逆婢事請討也自上  
有胡辭亂說之教不逞之徒謂 殿下不嚴於討逆莫  
不雀躍又以閔鎮遠事謹憲臣邪思忘念無所不至始  
發此疏矣鎮遠事既發端當盡所懷矣 殿下所以教  
之者以先后同氣也欲使府夫人相依也仰體大行朝  
欲放之意也出於孝悌之心而會敢爭執既以惻然為  
言反謂之痛惡者有若對著 殿下以為無嚴亦無異  
而鎮遠筵奏延悔句外多有不忍提之言大可驚惑其  
後聯劄果出而靡然惟諾豈非首尾相照之事乎先后  
之慈愛大行大王舉國欽仰先后顧托閔鎮厚等俾令

輔翼及鎮厚每入對流涕願為東宮死鎮遠病於偏論  
黨於昌集其兄死後乃有此事不但負大行又負先后  
之教臺批有以鎮遠不得一哭於目山前為慮者然鎮  
遠於大行大王君臣之分舅甥之義甘心自絕以何顏  
來哭於都下乎 上曰上念先后同氣之親次念府夫  
人相依之道次念大行朝欲放之意大諫不思而爭之  
是義理晦塞也真洙曰執法之官安得不爭 上曰執法  
之官亦有父兄有五倫法不出於五倫乎明詔曰  
殿下義理於大行朝大行朝事閔聖躬在今日為負  
先朝之罪人不可輕釋 上曰異則異矣予則既有延

慕又仰體大行朝盛意一節有加矣閔鎮遠終不老死  
於竄所巨源曰備忘中以負犯至重為教臣謂 殿下  
已知其罪其日名對不為陳達到今思之不能防微杜  
漸致有義淵莫非臣不職之罪義淵疏中斯文是非尹  
志述事亦提起而辭說甚長姑未敢達矣聖意亦非不  
以惡惡不能去耶快允伏望上曰予有所料更勿煩陳  
巨源等迭相告爭 上曰嗣服初嶺儒疏優批荅之今  
番不賜批還給好惡自在延罪決知其不可前下備忘  
上倉時迨有未盡處還入則當改下真洙曰更下備忘  
好矣 上曰前言如此後言如彼豈不模糊改下何妨

臣源曰初雖以為應旨而不罪既聞臣等之言知其有罪而罪之有何不可實未曉聖意所在也 上曰俄者慨然云者正指此等事耳備忘既許改下更無他道巨源曰夜已深矣不得已退去而有愧古人牽裾折檻之風更加深思夫正其罪

巨源明詛迭進請正義淵之罪 上曰備忘還入當改下矣備忘還入傳曰更觀日昨批旨好惡之意自在其中今以強為更作則是不誠也顛倒也方以務實責群下而先自不誠之事予不為也原批還下焉

權益寬疏

要得定策之功

七日大司諫權益寬疏曰惟我聖上肅廟次嫡大行介弟大行既無儲嗣則國統所歸民望所繫非 殿下伊誰惟彼羣凶敢懷貪天之心要得定策之功此一世之請罪四凶者也自以為定策云者是豈顧宗廟之計而忠 殿下之心哉 答曰今以忠予等語有若予因此而容貸者然心竊慨然

玉堂疏

枝理李巨源李真洙聯疏略曰昨夜還入之備忘不改而還下緬有顛倒不誠之教此非不遠復之道亦豈待臣隣以誠之意哉 答曰勿辭

府啓請鞫李義淵

持平徐宗履啓閔鎮遠放釋還寢事李義淵疏至凶極悖隱然以定策大計全歸於伏法之凶魁而先大王授受之節畧不概見下一倦勤之疾等語以為誣讖之資又謂辛丑以後事皆非先大王之意果如其言四載之間大小刑政果出於誰而欲置先大王於何地乎義淵亦一臣子當仙寢在殯之日厚誣先朝至此臣等義不欲與此賊共戴請拿鞫嚴刑以正王法答不允

柳鳳輝疏 自明

左議柳鳳輝疏曰半夜二字臣疏固有之其所下語與

儒疏所云不同而違臣目為臣疏至煩陳達臣何敢晏然答曰向年卿疏斷口無他伊時卿疏適出於不安之中故章句之間遽有不審之處追思至今心常自難雖有觸予之言予何介懷而况不然者予於平日不遷怒之訓未嘗不葺服况初無可怒之事者歟予於大臣少無間然而義淵敢生間君臣之意敢以此事首提下語誠甚痛惡卿其勿辭即起視事

李光佐劄 自明

領相李光佐劄北門潛入未知所措辛丑十月請對時一二臣從宣仁門入慘被措誣豈復措是耶臣雖適不

從宣仁而入即同是請對之人聞此因極之言晏然自居非人臣之分云云答卿貫日之忠予已詳知於卿無不安之端

金一鏡疏 自明

左叅賚金一鏡疏畧領教文中四字其時臣日晚承牌倉卒口呼之際語到宮城陳兵蓋逆案者宮城扈衛非其黨盡死之語將欲形容其事昭宗記司馬光歷叙李訓鄭注事蹀血禁塗一句依稀憶得涉塗之塗蒼茫不記臣認塗為庭呼蹀為水邊葉字前掌令李太元以騎即在座曰此足邊非水邊也乃以蹀字書之特因文寫

事也漢書文帝記蹀血京師古注蹀為履涉二字通用李白詩履胡之腸蹀胡之血或蹀或涉刊在唐板詩史極多綱目書法論漢武時事有曰巫蠱難作蹀血京師又蹀血關與又龍庭蹀血又都門蹀血又蹀關氏血不可勝記不過血流可踐之謂也目習口熟容易書下扶摘巧密傳會成案人言因極不敢自安 答曰疏語無倫毋足為嫌

趙泰億請對李義淵島配

初八日右相趙泰億請對八侍時泰億啓曰義淵疏語不多而語極凶險為人臣戴天履地豈敢以辛丑以後

事非先王意等語筆之於書肆然進於天鑑哉罪闕綱  
常決不可置大行大王不幸無嗣天意人心不歸  
殿下而何歸乎禮記曰君老不附太子蓋所以別嫌也  
漢時竇憲以定策自以為功唐時宦官至有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之弮人君天與人歸臣下豈敢貪天為功至  
於辛丑事非實出於為國以後來逆招觀之涿郡劉備  
掌中養字至於封上德讓之謀其惡皆在推戴順命國  
家既正其罪則凡今臣子豈為營護計哉義淵何人敢  
右謀逆之論至曰北門潛入竟遂其詐所謂竟遂者未  
知何事釀成奇禍者豈非無倫乎 殿下不以定策為

功熟不知之而凶徒妄自忖度而有此言是不知天日  
也義淵之言誣及 先王為先王臣子將為卞誣趙盾  
非弑君子而以其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春秋書以弑其  
君今義淵心故為誣上不道之言此而不懲國不國不  
人矣即今臣僚被誣有不可言誣 先王之罪明正  
典刑東甬啓 先王臨御四載小大政令何莫非光明  
正大而敢謂辛丑以後事非 先王意者為人臣子何  
敢萌心此與喜之續永貞行同一逆腸何可以護逆言  
之此而不討王法不行 上曰此事每欲言之而未果  
事端既露今始言之粵在辛丑遽承儲貳之命於夢寐

之外此時此心神明可質祖宗在天之靈下鑑矣在私  
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題壁上可質予心而上體慈  
旨及大行朝盛意宗社付托之重辭不獲已遂至於此  
一念戒懼何可盡言泰億曰公除日特拜柳鳳輝為相  
感激欲死矣 上曰予不介懷之意右相疏批中反之  
而李義淵以甘心死黨之類不覺為護逆之歸予非不  
知而不必隨而罪之玉堂深夜請對今日大臣又為請  
對公議可知臺啓則以鞫為請而此與元惡有異疏儒  
李義淵絕島定配泰億曰以臣言為大臣言快賜允從  
不勝感歎 上曰此後庭臣體予之意務為公平各自

勉勵泰億曰辛丑逆黨中亦多欲自新者云矣東弼又  
曰凡於隄防堅持勿撓而無故之類漸為收錄以示蕩  
平之意豈不幸甚 上曰承旨言好矣不犯逆之類蕩  
平用之則尤豈不為明其逆之道耶

宋載厚疏 討一鏡鳳輝

初九日清州幼學宋載厚疏曰先正臣宋時烈亟命有  
司復正院享之儀快正彼輩背聖訓之罪先正臣權尚  
夏快雲泉塗之誣克致尊賢之誠又正致雲之罪施以  
當律特放京外儒生之為先正卞誣而被謫者以示崇  
儒重道之聖意嗚呼一鏡通天之罪罄弁難書而特以

向未教文事言之一則曰幾乎蹈魯翬鍾巫之駭機殆亦售趙高沙邱之餘術一則曰殆不免禁庭之蹀血所謂鍾巫駭機即魯桓公子翬篡弒事沙邱餘術即趙高胡亥之陰謀禁庭蹀血即唐宗玄武門事也茲三件事禍生骨肉事變因措渠何敢引用於代撰之文言之於不敢言之地及其判下後同黨之合汚者亦嫌措語之不躉請付標刪改而既下喉院衆目咸覩不可以末後請改有所容貸况禁庭蹀血四字終始書出頒示八路使我聖上受此污蟻凡有血氣孰不痛心而在文衡者反獎能文鳳輝之頃年一疏忽投於儲位新建一國延

頭之時少無一段欣忭之意顯有不滿危動之心其包藏逆心路人所知則崇獎庇護轉擬相望彼輩目中無殿下久矣 殿下言言示弱事事受制彼輩則每事嘗試百般窺測主勢孤危凶徒充斥將有難言之慮先正一鏡誣上之罪仍治不言之廷臣又彰鳳輝之罪以嚴討賊之義聖教八條未暇臚對至於窮人抱冤未達之教竊有結轡膏中者黨錮之禍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此輩之潛睨旁信齟齬善類者半國簪紳舉移嶺海三年謫籍無一得釋兩朝禮遇之儒賢顛死道路九十癯老之重臣併囚海島甚至哇亡孩童年未髻鬣亦被行譴



各投窮海骨肉流散行路淒涼以至生為元勳國舅之尊死作飄零無主之鬼茅宅莫保香火靡依翼陵在天之靈必傷痛於冥中 殿下念及於此豈不盡然有戚閔鎮遠特放聖教忌惻孰不感位而尹會一啓誣及先后削出之罰亦示末減經幄喉司相緇營救喉嚨諸臺日事連啓噫國賊未討主誣莫伸此正臣子沫血之日簪履旧臣出入從班之人或屏伏近郊或奔哭都下不為不多畏縮逡巡無一人言者臣竊慨然傳曰還給

崔奎瑞跪掩耳走

奉朝賀崔奎瑞留跪臣感激聖教姑俟因山日昨有人

投䟽誣辱先朝臣心寒膽掉緇以涕泗噫以向來逆賊謂有為宗社之計則其時寘大行朝於何地 殿下誠孝之感動人如此而梓宮在殯乃有如許之䟽甚矣人心之難化也臣久滯都下忍聞不忍聞之說只當掩耳而走云云一鏡處分日走歸龍仁

李鳳鳴䟽

討耆輝一鏡斯文事

初十日東學訓導李鳳鳴䟽曰惟我 殿下三宗血脉先朝同氣耆耆先以冒嫌出見等語倡之於前逮 殿下承聖旨位貳極鳳輝緇以驚惶憂感等語發之於後論厥凶逆耆輝為魁逆宦妖婢表裡糾結慘毒大禍迫

在朝夕而慈聖諄教沮不得頒示先朝特教慢不即舉  
行苟求情迹罔非謀危中一串貫來至若一鏡蛇蝎禽  
犢世襲其惡欲書厥罪罄弁難盡噫鍾巫云者魯桓公  
弑隱公事也傳曰羽父請弑公桓公實與之同謀蹀血  
云者唐太宗殺建成事也溫公曰推刃同氣秦王忍為  
之相殘此旧史之實書先儒之厚刺骨肉大變昭不可  
掩何敢引用於代撰與封章顯逼聖躬慘誣先朝滿庭  
臣僚視以例語金東甌一人自拔同套才上一疏旋觸  
衆咻 殿下試詢于大臣諸宰喉院三司撫其辭釋其  
義果皆曰引用得當則臣當被誣陷之律如或謂引用

失當則賊鏡其可逭惡逆之律卿宰三司亦安逃忘君  
護逆之誅哉萃陽之御墨未乾道峰之享儀遽撤屢朝  
禮遇之賢誣蠱及此羣凶惡逆之徒恣臆如彼倘使聖  
考尚今御世則斯文豈有此厄凶徒豈若此肆乎傳曰  
還給此後事係黨論者雖應旨勿捧李義淵疏出莫有  
誦之者李箕翊草  
一疏痛陳凶逆始末以勸鳳鳴鳳鳴  
慷慨有直氣遂侃然從之

李明彥疏請李義淵設鞫

司直李明彥疏孽臣義淵疏一篇精神專在於扶護凶  
逆而誣及大行豈料灑集餘孽復生於今日猖狂至此  
耶自古凶逆若董卓桓溫顧其意何嘗在於猷簡也哉

向日瀕命輩之心不在 殿下而實欲假 殿下為名  
若漢敵晉簡以濟異日之凶菑耳設令此輩無異心於  
殿下伊時卒受此輩之援立則 殿下之心其果能安  
於此而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其將謂  
殿下何如耶豈嘗以凶徒所擁立者有所假貸於此輩  
而敢以小人之腹妄揣聖人之心故為此嘗試之計敢  
以倦勤之疾等語肆然說出以實健命輩奏文之辭又  
曰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王本意仙寢未冷恣意詆誣  
若是無忌臣切痛之趙泰者排闥請對卒能還寢成命  
厥後三年凶謀次茅絃露伏法而今其餘孽尚在募得

不逞之徒庸為獻撼之謀 殿下不惟不罪乃反歸之  
護黨之科臣誠不知 殿下旨意之所在也伏願設鞫  
嚴問按法處斷以慰大行之靈

金一鏡削黜脩忘記

辛丑事尚忍言哉義淵欲探予意投進凶疏予非不知  
明示典刑只給原疏者予之方寸湛然此等詭答之汚  
口故也諫臣儒臣以前日之不忠何忠於今日之意迭  
進於前每聞此言實欲溘然至若一鏡則教文與章奏  
有異代撰王言不可不審也喋血禁庭懷刃鍾巫春秋  
綱目所書者何處乎孔子誅小正卯乃嚴隄防也其在

礪廉恥之道不可仍置金一鏡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昨命昂配義淵今又削黜一鏡者明好惡也破朋黨也重綱常也

政院繳還啓 不過無情所致

承旨李重述李明誼啓金一鏡削黜之命不勝惶惑慶歎教文疏章中所示文字雖以其自下疏觀之古人之用此等文字者亦非一二倉卒應製之際要不過無情所致今因鳳鳴搆捏乃有此臣子所不忍聞之嚴教夫以言語文字罪人實非聖世美事伏乞亟收金一鏡削黜儒臣遮職之命傳曰今予此舉欲以明好惡職在近

密不悛黨習良可駭也

傳曰昨夜備忘之後政院覆啓亦為批下今已日中傳旨尚未書八事甚駭然當該注書重推承旨李重述李明誼牌不進罷職

金相玉等疏討一鏡

護軍金相玉柳復明柳師聖等疏曰闕牆推刃變亂因極逞譖謀弒凶禍叵測皆是天倫骨肉間大變則渠何敢引用惟彼黨與盤據近班極意營護惟恐不及賊鏡夬正王法護送諸臣一併竄黜 荅曰一鏡所為絕悖已施削黜之典護黨之人亦罷其職何可戮之而始正

王法

趙翼命疏救耆輝

應教趙翼命疏畧惟彼么麼一凶豎敢以唐虞盛事歸之於元惡大憝有若門生天子定策國老者然此不特誣先王也所以辱殿下如何哉耆耆鳳輝兩臣之被誣非不至寃而先王尚受此罔極之誣被諸臣亦何暇論儒臣深夜求對曾出憂愛而追提累日之後譴遞不小留難此何景像 荅曰先王尚受云語甚不擇誠可異也特違儒臣非因請對之事追提之言 何其不諒之甚也

一鏡島棘脩忘記

十一日傳曰辛丑十二月日記八之備忘記一鏡教文中語靜而思之不覺心裂噫懲逆之事謂如何而敢以不忍引之事肆然書之代撰中乎叫呼殞殿寧欲溘然其在嚴懲討之道不可削黜而止絕島安置當日內押送向以朋黨事面諭而一鏡所犯關係至重臣子安敢有營護之意伊日覆達承旨削黜 禁府金一鏡珍島安置單子傳曰特命之下珍島配所殊甚駭然該堂重推旌義改付標

李鳳翼疏討李森尹就商

前郡守李鳳翼疏曰天灾疊出人心危惧此時將任尤重李森冒竊之後手段濫滑軍需枵然踪跡詭秘出入閃倏如許奸凶叵測之人不可委之將兵之任亟收兵權共施竄殛尹就商與賊鏡素嘗親狎路人皆知司寇之長晏然冒居亟宜罪黜賊鏡之罪上通于天決不可梃棘而止共正邦刑 荅曰李森爾所臚列果無挾雜尹就商一時人言有所自處寬容之道其可得乎時就商與森將兵典中權與光佐日夜聚會事機叵測鳳翼乃抗疏

李漢東疏請停山陵幸行

校書博士李漢東疏畧故相臣金尚憲當 孝廟親幸

山陵之日適值灾異封章力挽其槩曰 殿下將親率羣臣從以百役之民其間豈不上拂天意下貽祖宗神靈之憂於人所未聞未睹之地耶噫故相臣陳戒可的今日事機也有司之臣以草亡數語防啓旋止臣不勝慨然 荅曰陪徃山陵載在禮文情理所在豈可不徃時凶言日播人心鼎沸不保朝夕上又當親幸山陵凶徒將乘機作震陰謀益急漢東引先正金尚憲於自點謀逆時封章力挽孝廟幸行之義陳疏上命焚之凶徒亦不果遂其計然猶有天海之變至戊申而悉驗

故院啓 有累包荒之德

承旨金東弼趙遠命啓覆達承旨削黜之命不勝憂歎向有不遷怒之教今日處分有累包荒之德傳曰違解

例罷本非別事遷怒似非諒予再啓伊日之啓不過草  
草數語元無可罪之端傳曰特忝成命

崔補疏討一鏡

十二日揚州幼學崔補疏畧一鏡大逆不道為 殿下  
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李鳳鳴一疏粗伸討覆之義而  
上自大臣下至庶僚同一賊鏡之逆腸徒知忠於逆鏡  
不知忠於 殿下難知之變不測之禍安知其不在於  
毫忽之間而內無肺腑之親外無柱石之臣柄用之大  
臣恭耆首犯於惡逆罔測之科倚仗之御將李森未免  
於指點疑惑之地安知非與賊鏡綢繆而然耶又曰李

義淵之疏雖過中豈不撓 奪於一相臣以言獲罪實  
非聖世美事伏願賊鏡之頭亟梟藁街護逆之輩亦施  
當律以答天警云々

許玘疏 討朴弼夢

司直許玘疏曰一鏡事今施未減之律猶且營護安敢  
乃爾因山護行之教先正臣金尚憲疏辭懇切忠愛可  
見克遵祖宗朝旧例亟寢陵行之命日昨夜對因宮人  
事至以 殿下有何忌嫌等說肆然侵逼今日朝廷可  
謂無倫閔鎮遠特放之命奉行不暇而百計沮遏臣切  
痛之 傳曰位居宰列未能破脫黨習之外夫復何喻

請寢陵行與李漢東相符此疏還給

李箕翊疏討一鏡

司直李箕翊疏畧一鏡安置少施懲惡之典而若使中路徑斃王章不舉巫遵肅廟先囚逆臣嗣基之例拿鞠賊鏡決正王法仍治喉舌三司背君黨逆之罪以礪朝臣忠憤所激輿疾入城畧陳危衷 荅曰已處分

崔補島配李鳳鳴遠配

承旨金東弼鄭錫三吏叅李世最請對八侍時東弼曰崔補疏萬<sub>二</sub>叵測直驅大臣諸臣於護逆之科而又敢伸救誣先朝之義淵必須明白賜處分讀訖 上曰一

鏡之罪不止島配而叅酌定罪崔補則備忘之後又復如此島配當日押送東弼曰一鏡為人麁率文亦荒雜故臣之所論亦言其不合文任而已豈有深意如鳳鳴所云耶如使一鏡果有意而用此文字則豈不嚴加懲討而此不過大段妄發以妄發之罪罪之則渠亦何辭而律之以大逆則非其罪也 上曰李巨源李真洙伸救一鏡甚力護黨之弊於此可見雖然一鏡處分亦八承旨疏有衆皆譁然之語然後乃知其公議矣且故領相真有碍逼於予之事予何介懷况其心事予所洞知矣東弼又陳前儒疏之罪而義淵則請允臺啓鳳鳴



又請加罪 上曰遠配可也東弼曰李漢東疏指意凶  
慘專出恐動熒惑之計不可不罪 上曰事機二字有  
挾雜之意而無顯言事又何必罪之錫三緹陳義淵鞫  
問事 上曰仙寢在殯何可設鞫而後豈無可問時耶  
仍口呼備忘曰李漢東疏其心所在誠極陰秘疑間措  
紳於君父其在破諛之道不可置之自政院焚之李世  
最曰哀冊文一鏡所製今當用乎否乎 上曰已用則  
難改未用則改撰可也李鳳鳴陽德遠配崔補黑山島  
定配

柳鳳輝引見

時左相柳鳳輝胥命特命引見 上曰卿之断断無他  
予已深知向日之事予初無介意今番擢以為相亦非  
引向日事故先為擢拜以慰卿心而然也卿之為國之  
忠予所知之故欲與共做國事一種護黨之輩相緝投  
疏必欲間吾君臣可勝痛哉左相曰聖教至此豈敢更  
辭又請勿罪李鳳鳴 上不許又傳曰御將引見

朴弼夢疏討李義淵自明

十三日都承旨朴弼夢疏畧李義淵尚稽肆市之典護  
人間搆之罪因極數三大臣相緝胥命此何景象許玃  
夜對陳達即臣也忌嫌等語尤非萌心而發口者未知

玃從何得此句語直以為案也 荅曰搆捏之言何足掛齒

林柱國疏討一鏡鳳輝

十四日前正郎林柱國疏畧賊鏡教文之撰成也主文之人爛漫相議視猶尋常金東甯之疏出而掌憲之臣急于護黨費辭分疏及今特命之下削黜薄罰猶復繳還大臣三司亦皆默然不料人心之罔測至此極也嚴鞠賊鏡明正典刑前後護送之輩一並論罪鳳輝一疏其心盱在天日難欺而今天札騶翩反此之負羞之漢臣殿下為何發此言也李鳳鳴疏實抹一國公誦 殿下

不惟不用反疑挾雜李森之為送鏡心腹國人所知一番特命晏然復出八十宰相自效憂愛而歸之習黨反為還給臣未知在廷諸臣果無護黨之習而獨於此人而疑之乎相緬竄逐已非托言之本意至於焚疏載籍所無嗚呼大禍之後人皆惴惴莫敢出一言明旨之下一二踈賤之臣畧陳憂憤雖有過當之言固宜虛受扶獎而今乃摧折若是 政院啓林柱國疏極為陰慘無非搆捏將臣及諸臣之訐所謂主文之人即指右相也而右相以罪人恭未至親不得干涉於教文事其時一鏡為弘文提學故臨急變通使之撰進而頒教在翼朝

一鏡日晚承牌詣闕夜分後始為製進其時闕中人無不知家在城外之人雖欲相議勢不得也今乃急於陷人白地搆捏其心所在萬口痛惡臣慮其時主文之人自上未知誰某并此附陳焉此啓政院諱而不出朝報傳曰今觀此疏一篇精神專在搆捏相臣其日主文若他人則猶或疑之其右相乎况左相乎諭予於蔽怒之科尤極可痛削黜任版原疏還給

院啓 不思出處

十七日正言柳時模啓金一鏡討逆頒教文字取用不思出處之如何語同狂譎全不審慎既以此聲罪烏配

則所撰文字不可仍置亟命改撰依啓備忘記今日院啓中改撰之請可也不思云者予實未曉也啓雖似斥意實掩護此等不公之說不忍正視鎮海縣監除授當日辭朝又傳曰臺啓既由於罰輕之致配所加棘

金弘錫疏

副校理金弘錫疏曰李義淵大逆不道之罪 殿下之致討何其太不嚴也三尺童子至無知也人有談其父兄之過必拂然而怒過 且不可言况可詬辱而凌藉之乎 荅曰爾言亦未擺脫黨染之習

趙泰億八侍

柳時模內地相摟不忍以不忍比擬之說作為註脚而告之

上御無忘閣泰億曰金一鏡事叫呼殞 殿下四字尤非臣子所敢聞至尊有此處分削黜安置未乃加棘而未有一言臣罪尤大臣及李光佐慘被疑謗遂至陳疏鄭壽期仍峻斥金東弼緬起一鏡疑臣慝臣而有嫌矣固不敢干涉而教文出後或以為當罪其人改其文或以為不可以文字殺人或以為有情無情不可知而直驅惡逆未知如何因此牴牾且若請罪則不忍以不忍比擬之說作為註脚而告之不言之曲折蓋如此彼以為爛漫相議言之慳毒胡至此極今既現出决不可置

之勿論有情無情死亦不為過下問無故諸臣處之何如上曰義淵以誣先王之罪連請設鞫而一鏡事言之汚口聽之汚耳予欲置之其於先朝友愛之德何執法之臣當請一番鞫問而迄無一言柳時模之啓苟且黷黜其意難掩罪不至於補外而叅酌為之矣泰億曰辛丑以後一鏡驟當銓地輒加呵叱舉措駭然士大夫豈肯受制於渠時模亦非阿好者渠有望八老母似或垂憐矣 上曰使挈眷邑相搜泰億曰今日母子相依事敢陳閔鎮遠事大抵閔鎮厚已卒鎮永又死府夫人年深而目前只有鎮厚子二人情境可憫方在昌州云若

量移忠堤等邑中道付處可得聚會矣 上曰府夫人  
隨往便是同為中道付處景象何如雖特放不給職牒  
便是放歸田里矣泰億曰律文別有放歸田里條矣義  
淵事不可不直為正刑 上曰予亦有一事慨然者向  
時事言之汚口而徐命伯則因崔左相陳達不為緣坐  
豈觀於渠是者予而然也閔鎮遠特放亦為先后之意  
而光城奉祀孫及諸孫遠竄國舅香火絕矣先后在  
天之靈當作何懷當存一人以為奉祀之地泰億曰春澤  
真敗家子弟交通雜類屢入鞠廳其身雲民輩締結宇  
寬輩終及於此奉祀則春澤之子當為之而已死其中

一人出緇與雲民寸數踈遠此是延澤之子為鎮符卷  
孫放送此人使奉香火宜矣 上曰即為放送使奉國  
舅香火事分付柳時模到任後內地相攬

李光佐八侍李義淵拿鞠

十九日領相李光佐八侍乞適以謝人言 上曰崔補  
疏既出網打之計若不知此而許副則不明也知大臣  
斷口無他而許副則欺心也更勿過辭光佐曰當此極  
寒玉色殊不如前若有受傷其於宗社何 上曰崔補  
疏非渠一人之言且許琬白首之年位居宰列與漢東  
一套不意世道如此也光佐起伏曰金一鏡事遷就不

言之罪宜伏重典實無面可顯矣 上曰予豈以大臣不言為疑乎玉署之臣亦卞柳時模啓不公如此予實慨然光佐曰巨源曾與一鏡相較真誅亦非私護之人上曰兩司不備不然則固也疏章間默無一言豈不慨然光佐曰李義淵叅判瑞錫之侄而故無形狀之人因測不道之言直為寫出在 殿下事闕父兄之事不可置之 上曰首揆之意何以處之則當於律耶雖設鞫亦無可問事矣光佐曰辛丑以後事非 先大王之意此言無人理用極典然後人彘可立矣錫三日雖不用極典設鞫嚴問決不可已上曰右揆及首揆之意如此

當鞫問而因山迫近為先拿來固山後設鞫嚴問可也上又教曰至若一鏡事叫呼殞殿寧欲溘然所引兩句語出何等處即喉舌之人乃以言語罪人為辭後人必以為句語罪人矣既撰教文頒示八方舉國人皆知之不可以一時梃棘而止亦依義淵例同為設鞫可也又教曰一鏡教文事下教之後金弘錫終不出仕尹容趙寔壽趙翼命等亦屢違牌今日廷臣亦先朝臣子何可無一言乎在京三司一並罷職

羅學川疏 四未解

二十日前正言羅學川疏畧 殿下以眇然之身孤寄

於一邊人之上殿下之心不亦狹乎 殿下之勢不亦  
孤乎况今人才渺然而士大夫分而為三所謂西人南  
人小北是也西人又分而為二今所謂少論一也今乃  
棄其三而用其一臣未知見棄者皆小人見用者皆君  
子耶其在大臣之列者有大臣之德在庶職之列者皆  
能不曠其職庶績咸熙朝野太平則臣亦與榮焉而如  
或不然奸邪諛佞欺負之徒廁跡於其間則其於國事  
何且祖宗建官設職之意豈為一邊人富貴利祿之資  
而已哉噫科第乃人才發軔之梯而辛丑以後公道尤  
喪大小榜目都是勢家青紫不受指點者幾人失時之

人雖有幸而得之考未登薦剡終歸廢棄讀書何為決  
科何用臣竊痛之抑臣有未解者向者黃一夏鄭澔疏  
原其大意欲其保護我 殿下之身也言不見用罪謫  
隨之至於李廷燭當初一疏蓋亦為宗社計則雖以他  
罪亡之何其無顧籍之意此臣之未解一也近年以來  
邪逞漸開孽芽暗長朋奸黨邪蛇糾結以逞顧危之  
心防微社漸不可忽而今日廷臣未聞有以此警咳  
於吾君者此臣之未解二也睦耒善李玄逸之得罪不  
過坐言語文字之失多年竄謫以其罪也故歸田里赦  
其罪也復其官爵先王所以原之也既罪矣既原矣到

今罪名與初無異并其子若孫而廢之噫亦太甚矣此  
臣之未解三也至於已巳之人目之曰名義罪人此誠  
錮人禁人好題目然當時盡臣節者獨井泰輔一人若  
使泰輔責其時在廷之臣汝何不效死云乎則固不敢  
辭其責而若以泰輔之出其黨而在廷者皆以泰輔自  
處責人之不能盡節則不幾於五十步笑百步乎此臣  
之未解四也且曰李仁復所論服制可謂得正而大臣  
儒臣復執國制是何道理云云 荅曰應旨進言甚用  
嘉尚而爾亦不能擺脫黨比也

三司罷職

傳曰備忘下教與他舉條有異而至今日中尚未書入  
當該注書拿推行公三司一並罷職

鄭東後疏論賊鏡血黨

二十一日護軍鄭東後疏畧賊鏡血黨盤據近密營護  
相緇喉司之臣或諉語言之薄過或稱妄發游辭閃弄  
姿意掩護宜加竄黜之典柳時模外補即末勘而承宣  
至有繳遼之請相臣緇發擅差之說肆然救解若是無  
嚴臣竊痛之噫身居三司之列代撰函言視若尋常崇  
獎拔擢惟意所欲今於日前明命之下畧不動念一無  
請討之言大臣之孤負 殿下胡至此極不言三司謹



罷之後少無引罪之意洩忍盤礴無異平日亦可謂放肆無忌憚之甚也 荅侵斥大臣不少擇語誠可駭

### 傳諭大臣

時李義淵方設鞫鄭東後既按獄三大臣迸出待命承旨尹祿啓曰承命詣鞫廳則三大臣方齊會開坐之際聞鄭東後既語即出金吾待命事傳曰鄭東後不過沮破鞫事之意趨速開坐事傳諭三大臣

### 李匡德疏自訟

二十四日修撰李匡德疏金一鏡事嚴旨屢下為人臣子目見凶悖文字語侵不敢言之地荏苒三載趨趨不

敢言尚何面目自立於朝廷之上矧今罪人在拿嚴鞫有命而默視不言之徒晏居通列揚口出入其於自愧於心何哉引義自矢誓不欲再塵天席云云 荅甬心既公何引既往之嫌

### 蔡膺福疏請柳時模投畀

二十五日前掌令蔡膺福上疏曰 殿下英銳太露而剛毅有所不足和粹有餘而沈凝有所未臻爵賞人主之慎惜而陞擢太濫恩數屑越王言四方之傳誦而批旨傷煩違教夕簡紀綱漸弛上欠振甫之威縱恣日甚下無嚴畏之心主勢孤立權柄下移國事駸口莫可收

拾念之於悞 殿下每以破朋黨廓言路為教而第於  
章疏批旨不問事之是非理之當否一例以謔言斷之  
噫告訐壅蔽之習此誠誤人手段抱疏突入巧辭隱說  
先試上意緬進熒惑之言使君上成前無之過舉居中  
密啓欲掩人耳目者方可免誤人題目而為君父討逆  
之請反為謔說之歸耶賊鏡所撰教文即代撰大行朝  
綸音而已頒八方今日更改則臣未知將謂先朝之王  
言乎抑為今日之王言乎且當更頒八方乎其將蔽之  
几閣乎固宜先討賊鏡夫正王法昭告大行在天之靈  
仍命復撰頒示中外曉然知賊鏡誣上不道之罪而時

模急於救護只欲苟且了當敢以不思出處等說閃倏  
簸弄罪惡彰著昭不可掩宜施投畀之典金東甯庸中  
佼口而鏡賊歸咎於東甯惟怯登筵敢以妄悖等說欲  
為贖罪之資斧當初所見猶不及大達云者尤極窮遁  
鏡賊罪狀無人敢言因一李鳳鳴懲討方行而筵臣請  
竄所謂為建德報仇而 殿下即允安有用其言而罪  
其人者哉疏儒鞠問之命狂妄之人固不足惜遇災未  
言之日以言雖過中予不為咎為教以言獲罪者前後  
相繼今又嚴訊求言之旨徒為虛文勿咎之教反歸失  
信 殿下豈為此因民之舉政院啓云 傳曰是也

非也乃為公也而斥之一邊則首發公言之人目之以  
窘遁救護一邊則以不道之人肆然為應旨進言噫向  
日未言非未不道之言所謂失信抑何心乎東甬斥一  
鏡狂妄為掩護則疏中謂義淵狂妄亦何免掩護不可  
以義理責之只給原疏

府啓 有心無心

持平金始鎖啓閔鎮遠事鄭東後疏不先不後沮敗鞫  
事請削黜金一鏡事若果有心而發則萬副無惜設令  
出於無心既已聲罪則罪名之重果如何也請伊日覆  
達承旨削奪 荅曰依啓閔鎮遠事勿復煩論

二十日府啓閔鎮遠不可全釋義淵自為達非護達也  
補與膺福護達也是一達也請蔡膺福島置 荅曰不  
允閔鎮遠事爾等抑何心噫我先后亟停勿煩

備忘記

二十八日傳曰挽章撰進事體至重司果朴胤東危塗  
閱歷千層浪寶座依佈一夢場一句語殊不審慎重推  
使之改進備忘記覆達承旨既已削黜當初營護前枝  
理李巨源修撰李真洙罷職不叙

李光佐請對 私親祠宇

領相李光佐請對八侍啓請寢陵幸縷縷陳達不許又

啓私親祠宇不可以潛邸為之梨峴宮屋脊甚多綾原  
夫人柳氏無子八處此室後多生妾子子孫至今繁迤  
家既好且福矣使一宮人八處好矣 上曰先朝節省  
已有處分且私親平日小心謹慎今予仰體 先王儉  
德又遵私親遺志光佐曰祠宇則卜定可也願為分付  
後可於因山後始役 上曰從當更思而為之光佐曰  
臣以當國宰相被囚極人言人皆以如此罪名加臣臣  
上無父母下無子侄子口一身無所用心頂踵毛髮皆  
君賜生無涓埃之報死後當以結草為志 上曰義淵  
喪性其招辭無模捉矣光佐曰方以誣上設鞫而乃以

誣上之語為招非人類誠恠毒矣且渠不解文問渠疏  
中語不能答必是聽人指喉臣之為人本不欲究問指  
喉傷害人命故推問之際未嘗問誰製此疏而若懲於  
偏黨非至於誣大行之罪人其所按治如或緩忽則無  
異因噎廢食也 上曰予欲知大臣之意而問之矣招  
辭無着落不自知為不道之言矣且雖不正刑至於廝  
殺有甚好乎光佐曰若太輕歇人心不服矣三思大處  
分無欠缺好矣

宋相光等論尹拯

二十九日三道儒生宋相光等疏畧惟我肅宗大王建

極敦化五十年顧於渠輩所負者何事矯誣我君父菹  
鹽我臣隣危迫慘烈之禍宗社幾覆 殿下之得有今  
日抑非幸歟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先正臣權尚夏俱  
以道學之嫡傳為通國之宗師甫廟丙申處分付托於  
聖子神孫其憂深其慮遠丁寧痛切而此輩凡係聖考  
金石之典章一皆翻案矧茲兩臣黜享與廷奪尤其大  
肯繁聖考遺教至以非 先王本意為言愚弄之不足  
而矯誣之壅蔽之不足而強逼之此輩傳法有來歷所  
本於尹極云々

朴趾燠討先佐泰億等

兩道儒生朴趾燠等疏畧先正臣宋時烈我東方之朱  
子也先正臣權尚夏宋時烈之嫡傳也乞命有司亟舉  
復享給牒之典目今奸孽勢成威立箱制一世彼一介  
書生李義淵擔却死之一字敢陳兒童婦孺所共誦之  
忠言真憂時慷慨之士奸凶齊起迭相搆罪恭億突入  
游辭迫脅益寬明彥推而上之於 殿下公肆誣辱推  
殿下於不識倫常之道又敢歸之於德其定策有所容  
貸之科於敵以下猶所不加顯言厚誣畧無忌憚苟有  
北面之心何可為此兩夢巨源容宗厦等徒懷護黨之  
心不念聖躬之被誣不近理之訛脅持君父至於喋血

鍾丕等語食肉寢皮夷族猶宅不足贖其萬一以金東  
所之護黨猶微發其端渠輩豈不知文字出處哉急於  
掩護無一人斥討時模營護賊鏡罪無異同出補遠邑  
寬大之典而恭億以母子相離營護迫脅終至改邑頃  
日賊會欲反聖教乃以先后亦必痛要等說筆之於書  
究其心跡萬裁猶輕滿庭臣僚無一公議彼恭億輩若  
有願籍仁顯王后同氣之情而推恕府夫人情境此時  
模母子輕重何如光佐輩以甫廟丙申處分歸之於非  
先王本意則何不先加光佐以義淵之律只使忘身為  
國之一介義淵罹此陰刑極律哉 政院啓趾燐疏全

在於護凶送沮鞫事不得已捧入

傳曰知道疏頭朴趾燐極邊定配此兩疏還給刑曹進  
士朴趾燐富寧定配

十二月一日傳曰一鏡拿來十餘日尚無皂白別遣他  
都事拿來先去都事發遣府羅將拿來

李倚天疏論益寬等

十二月初二日前持平李倚天疏畧嗚呼大行大王以  
至仁盛德授我 殿下以三百年丕基而一種邪議孽  
芽其間而今益寬明彥容輩凶言悖說無所不至援立  
擁立其果安乎等說絕恃無倫且聞大臣以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之言奏達云唐朝昏亂之日閻豎輩援立庸君之事何敢引喻提陳於咫尺前席之間哉自賊鏡以來柳時模不思出處等語金始鑰有心無心之說抑揚閃忽為賊鏡藉口之資伸救接跡而起逆鏡之赴配觀望遲徊緩々作行拿鞫命下已至一旬逗遛近畿國言喧藉金吾諸堂有甚謀計凡係逆鏡事々如此言々如此逆焰鷓鴣張黨與沮格則拿來後安保其登時訊鞫明正典刑乎臣謂覆逆承旨營護玉堂金始鑰金吾卽一倖竄黜朴胤東挽辭一句命意陰慘下語叵測亟加究問快正其罪鄭東後之論大臣輿論所在不啻較然而

殿下以沮敗鞫事為教實是萬々情外尤可笑者人告其逆而自治其人霎時昏命計出要君輿僅下賤莫不掩口云々傳曰此等不正之態予不欲觀此疏還給

金始鑰外補

脩忘記頃日啓中有心無心分而言之已涉無嚴鄭東後與覆逆承旨護逆則一也一則只請削職一則加請門黜一啓之內顯示輕重旣責時模則不可異罰疏啓憲臣金始鑰茂山府使除授到任日子令道臣狀聞旋命明川府使相摺

庭鞫脩忘記

初四日一鏡拿囚備忘記一鏡奚但誣予其誣 先大  
王盛德極矣若不嚴鞠倫常絕矣他日將何顏見 先  
大王之靈乎蔽諸心發諸口其所用意明若觀火此予  
叫呼殞殿寧欲溘然者也欲為親問衰麻在身還不如  
意凶悖之說不見可知請刑之後自本府為之其所取  
招不可不嚴廷鞠為之

問即拿推

初五日傳曰廷鞠事體何等嚴重而一則夜半八來臨  
罷八來殊涉駭然兩問即並拿推問即現告洪聖輔金  
維又傳曰鞠廳本府為之 士人李義淵杖死刑二

李台徵疏 請親鞠鏡賊

初六日前佐即李台徵疏畧達鏡窮凶情節自上親臨  
窮詰然後賊情可得微體可正而今又移送本府縱緩  
尤甚鞠廳諸臣迫於嚴命毘勉設鞠而必不肯一一究  
覈曾於辛巳因山前有親鞠之舉臨殿親問恐無所妨  
教文中內屋戚聯云者指何等處造意陰慝添八問目  
而嚴覈云云 荅然疑之言予不欲觀

洪得一疏以一鏡治一鏡

忠清道洪得一疏畧 殿下徒知一一鏡不知有衆一  
鏡以一鏡治一鏡何以究得好情一鏡乃大行之達臣



而 殿下之讐人在 殿下緇志復讐之道必不委之  
其黨之手親覈其窮凶之節斬之梓宮之前以告大行  
之靈同情奸凶快正王法方可合於送死無憾之義所  
謂蜚語妖惡戚聯內屋等說未知以何等語蜚何等處  
聯何等地方何等事遣辭造意明有指斥且白望招締  
結行貨謀害兩殿者首以一鏡現告佯若不知抹而不  
書草口胥命急口請對歸之於死中托生胡辭亂說乃  
以語涉兩殿更勿舉論事定奪申錐畧論其罪則乃反  
搆捏安置絕島都事之異已者因事擊去搆殺白望以  
滅其跡俱係可問而誰能究覈於一鏡未死之前恐如

宦獄之掩護彌縫不問締結之誰某也必行親鞫究得  
情節焉搆殺一鏡以掩其同情實非難事 殿下無墜  
於術中 荅曰甬疏激切之致疑之太過語不裁擇予  
實不取  
領相因洪得一疏待命吳命恒疏卞李肇金演李台佐  
待命

趙恭億請對請親鞫

右議政趙恭億請對八侍啓洪得一疏以一鏡治一鏡  
又曰掩護周遮又曰搆殺滅口臣決不可復按此獄到  
今事勢惟有親鞫一着又曰其疏中明出賊招而不為

拿覈云者隱然欲盡驅臣數三人於罔測之科蓋白望當初庭鞫時援引沈檀及金一鏡又誣諸臣曰此人輩不利 殿下其言尤極凶悖其時臣從兄恭考及崔錫恒為委官故先誣兩大臣次誣諸臣要緩目前按治當時諸臣皆待罪金吾兩大臣聯名陳劄申白甚詳只以尚儉之不究徑殺為言者尤極凶悖當時諸臣忠義奮發可質蒼天而得一敢襲白望之說以為疑亂之計然其言如是當添入問目錫三曰此疏指意極為非常而殿下以激劫為教若更取覽則臣有可達者矣 上曰疏批所謂激劫者為一鏡事而發也又教曰一鏡連日

施刑恐有徑斃之慮姑停刑推以戚聯內屋一旬發為問目恭億曰得一疏持去發為問目何如上曰渠教文中自有之何必此疏錫三曰得一疏有行路蜚語等言以此為問目宜矣 上曰依為之

朴聖輅疏論獄體

八日前叅議朴聖輅疏畧賊鏡之獄實闕天地之大變必有大機閑大排置經營計度陰密之中而恃其有必可售之勢矣况其時聖躬孤危賊勢鸕張凶面逆謀有朝夕必逞之勢先聲後實為次第應行之舉其視殿下豈有一分顧籍之心手是豈一一鏡所可為哉締

結同情互相通謀者今日之所先問而慢不舉論惟恐實狀之或露必思撲殺之急計古今天下寧有如許獄體若不夠得置法則雖斬一鏡萬端是一鏡尚自若也傳曰原䟽還給

親鞠一鏡席龍

親鞠時 上出進善門傳曰辛丑一鏡䟽及壬寅席龍變書叅者則語意凶慘顯有同情之跡席龍一體拿入以為鞠問之地上以懷刃蹀血發問一鏡曰古人亦多用之吾以無心用之豈有向 殿下有心用之之理乎上曰當斬汝於梓宮之前以慰大行陟降之靈一鏡曰

吾亦欲死於大行梓宮之側 上問曰汝於本府納招時有沙邱密詔之語或者曰宜去或者曰用之無妨之說則必有同情直告一鏡曰白首之年豈可賣友面生上又多發問至以自視青天白日云者何語而終無指告諸堂及問即只以窮凶情節直告為問則一鏡曰如我忠臣何以殺之殞殿不遠惟願速死歸侍地下席龍拿入後上問予在東宮汝以何故混入於凶書中耶席龍曰 殿下如青天白日何敢入於凶書中耶為社稷告變之外更無他意 上曰此言尤為凶測汝與一鏡顯有同謀之跡一一直招席龍曰矣身與一鏡元無同

謀相應之事而一鏡則教文凶慘二字宜乎萬死無惜  
矣身則為宗社告變有何死罪 上曰納書中不樂為  
君者何語而與一鏡教文疏語相符汝豈不同情耶席  
龍對曰不樂為君云者知 殿下有恭伯仲雍之心也  
至於賊鏡相符者寧有是也一鏡窮凶極惡搆誣  
殿下臣則但知忠於國矣盟壇玉趾餘痕尚在殿血未  
乾有此刑訊之舉臣實痛之一鏡席龍家文書搜探後  
上曰一鏡職居宰列宜有朝臣往復書不必盡為搜見  
焚於禁川橋席龍文書中搜得一鏡教文與疏草 上  
曰汝與一鏡元無同情之事則一鏡教文與疏章汝何

得見乎對曰朝紙一見後更無得見之事措語不能記  
得上命承旨持兩紙示之曰汝果一見後更不得見則  
此兩紙何為在汝文書中耶席龍色變不能對兩賊推  
問時左右諸臣默無一言一鏡言必稱先王忠臣稱吾  
而不稱臣一鏡刑四次不服席龍刑二次不服傳曰明  
日庭鞠為之當施逆律都事羅將終不受承款則當論  
以逆律光佐請還叔此教

兩司牌招傳教

初九日政院啓庭鞠命下而大憲李真倫執義徐宗履  
未甫拜掌令李廷弼申霽持平李日躋大諫尹游司諫

趙寂壽正言韓師得尹彙貞呈辭持平李普昱習儀進  
獻納宋宅相在外並即牌招何如傳曰庭鞫命下事體  
重大昨日行公今日尋單分義道理豈容如是並即牌  
招

一鏡伏誅帛龍延刑

鞫廳大臣引見時趙恭億啓曰年老而受四次刑者尚  
不徑斃帛龍之遽斃事極恠駭從當查覈而罪人已徑  
斃昨有告殞殿正典刑之教近有戮屍之例依此為之  
何如 上曰一鏡帛龍罪惡何可污口一鏡教文措語  
姑置之自視青天白日等語凶慘足以正刑矣一鏡則

昨日不能忍杖而帛龍則不然今忽徑斃必有委折軍  
卒羅將刑推窮問事分付恭億曰一鏡停刑何以為之  
乎 上曰帛龍徑斃一鏡若又杖之徑斃則無以伸吾  
之至痛故使之停刑欲聞諸臣議恭億曰一鏡本府納  
招時自視以下渠先發口語極凶慘故按獄諸臣驚痛  
相語渠始請抹去鞫囚可死之言寧許改乎實無可問  
之端固當直請正刑而人以為撲殺掩跡故不敢直請  
矣其招中青天白日等語既帛龍之已旰云云矣渠何  
敢又用之乎上曰帛龍壬寅亦有青天白日等語矣恭  
億曰此等凶語帛龍鞫案有之而鞫案嚴秘臣與沈壽

賢全然不知矣到今鞫案搜見之際始知之驚駭何達  
壽賢曰臣於壬寅以沁留出外豈得見鞫案乎青天白  
日等語全然不知而一鏡則其按鞫者也渠知鞫案有  
此等語而今又發言驚痛何達大諫尹潯曰曾有趙嗣  
基直為正刑之例直以自視以下數句語明正典刑宜  
矣上曰大臣出去試捧結案終不捧直為正刑可也恭  
億曰席龍何以為之乎上曰不可徃宿即為檢屍今  
日內正刑恭億曰大明律犯上不道不待時處斬籍產  
今亦依此例上曰然矣壽賢曰然則席龍依此舉行  
乎上曰依為之一鏡席龍堂峴正刑

李光佐請對三人同罪

領相李光佐入侍啓迨正典刑仁祖朝防之大行朝諸  
賊徑斃故行之今於席龍又行之義淵同為行之則國  
家處分甚圓矣恭億曰即臣當初之言上曰諸當之意  
何如判義禁沈壽賢曰義淵徑斃已久或埋之掘而戮  
與卽為戮屍有異耳洪致中曰判禁之言是矣上曰  
判禁之言好矣光佐曰然則迨戮之外籍產等事一體  
舉行乎上曰一體舉行凶人子息並流配光佐曰臣  
之所請三罪人一體施律實為國深思也

鄭宅河䟽 兩賊同施逆律

十日獻納鄭宅河疏送鏡萬段誅戮豈足懲其萬一而  
凶悍頑忍不即輸情於親鞫之下尤萬一絕痛治送之  
典不施送鏡於何施之臣謂宜亟縣首藁街孥戮豬宅  
上告下布使一國臣庶有辭於天下後世至於席龍凶  
送一夜徑斃失刑孰甚宜與送鏡同施送律以嚴懲討  
焉 荅曰一鏡席龍雖正典刑思其凶言心骨猶痛一  
鏡既從嗣基之例席龍則延正典刑乃治送之律甬言  
是矣特施縣街之律傳曰疏批中雖以二人分付獨舉  
席龍事更為分付

禁府席龍妻子女為奴為婢刑曹一鏡子流配李義淵

子流配

李匡德疏 誠乎不誠乎

修撰李匡德疏曰近因一鏡事備忘屢下處分嚴正前  
有護黨之疑後有緩討之罪故大小臣僚莫不驚惶喪  
魄顛倒不知所為雖三司大臣慘被人言者進退出入  
唯 殿下之命是從不敢復為引義自重之計 殿下  
之紀綱可謂振矣 殿下之號令可謂行矣然臣之憂  
慮 殿下苟見其若是也輒以為予之臣子予皆可得  
以穿絡而馳之一趨於予命則其害將至於傲然自尊  
呼來斥去惟意所欲逡巡自重之士則不欲立朝希旨

射利之徒曰進於前國事之非可立而待矣夫人謂大臣與誣上之罪人同一其心曲相掩護此何等大罪也殿下果入其說以為真有是事則當即加處分嚴施國法若謂雖或失於早討而其心固出於為國家則又當嚴正該誣之罪以絕傾軋之弊然後慰諭大臣使安其心以盡其懲討之誠今則不然一邊以若怒若教之諭惹起黨伐之路一邊以面諭便次等教劫致大臣此必殿下之心欲罪該者則固已七八分有疑欲罪大臣則因山迫近國事難便故姑為此羈縻之計矣臣愚死罪伏未知誠乎不誠乎 荅曰近日處分予豈有疑於其

間歟或以鞫問或以島配或以遠竄或以削黜而傾軋之習沓之此謂誅之不可勝誅者爾疏所論胡至於此君臣猶父子父開釋其子子安敢引嫌乎然疏中之言字字無隱不諱觸激心竊嘉之

吳命峻疏駁李光佐

十二日吳命峻疏畧領議政李光佐居元輔之位任董率之責拋一身於羞恥之外導斯世於污下之域違奏章疏令人代著言言諛說事事摧謝惟恐一言之不合一事之見忤公除日在殯之側 殿下之哀淚未乾急進媚悅之說以私親建廟私墓增封力為伸請甚矣其



掩人耳目求媚固寵之術也蓋其病痛在於患失頃被  
具命奎之慘駭徘徊江上不忍遠去終以館伴冒出達  
至大拜欲救解尹慤每稱情勢日日啓達及至公議沸  
激合啓將發則請於喉司冀得冒當請降別喻始乃按  
獄惟其得失之念橫在肚裡朝晝經營惟出於廣樹黨  
援凡係簡拔只在愛憎惟意吹噓前冬遠接使徑請通  
變以亞卿陞為伴送使且請兩嘉善直超資憲一政二  
人以超資書出三百年来所未有雖急於樹黨獨不念  
擅國之嫌乎欲逆海伯而超陞六品階人則眉睫一開  
政院忽捧諫長之單銓曹移海伯於諫長俄上劄請擢

尹容容出六品緩六朔而躋二品其權勢之掀動可知  
威制兩殿所請不施則得其代者使之不仕前主簿李  
世復即其一也權傾內外威行一國八路閩帥半出其  
門四方饋遺輻湊其家其誤世病國至此既負先朝之  
委任又累聖上之新化伏願公聽并觀無為寵幸所蔽  
抑奪其柄無使威勢下移

李光佐待命後書啓

李光佐書啓生臣者父母知臣者殿下再生臣者亦  
殿下也念臣此生無以上答此恩惟思闔門隕結少伸  
同極之報又上疏自卞

權愔疏 八條

知事權愔疏畧 殿下新服之初可言者多撮其切要其目有八臣願聖上敦聖孝以致兩殿之歡勤聖學以臻光明之域謹天戒以盡對越之誠嚴懲討以卞聖躬之誣衛斯文以彰聖考之志伸冤枉以霽雷雨之澤恤民隱以解倒懸之急慎邊備以軫陰雨之策云云

謹按宋之趙汝愚援立寧宗時使韓侂胄白太后然後舉事君上有疾罔有稟定外廷之臣又不能直達於太后不得不因戚里輩上探太后之旨下達臣僚之意始可以事成而國定矣當辛丑建儲時若有近

戚如金錫胄者居間斡旋則固無難事而大妃殿之金錫衍年少闇劣且李德璘挾持之不可計事魚有龜則意思已成燕越元無可論諸大臣雖自謂深念罔涯而經年度時無所施措於是不逞喜事如李天紀李喜之輩托於國家宗社之大計潛結王子房次知內官張世相作為內間援導達朝廷之意於大妃殿而恐未見信勸誘當國首相之孫金省行私謁於王子宫告之以廷議僉同其祖亦知天人所歸不可辭避之意而其實朝廷與其祖皆所不知也排布既成喜之始告之於從叔李健命謂有慈旨促令定

策而又恐其遲疑未即決宦妾之用事於君側者先知而生變遂囑李廷焞汲陳疏以驅之其時席龍白望亦嘗使令於中間多所叅涉而席龍發書既接舉東宮獄案中語及東宮錫恒輩請以勿書省行又以私謁王子見教東宮心甚歎然恐彼輩認為其求位之心而秘德於老論故凡於老論必厭薄之以示無德之色於少論必寬假之以示無讐之意不但出於惡黨論蕩平寬大而已也夫天紀等既非近戚如韓侂胄又非當國如趙汝愚而乃以士夫子第交結宦侍與雜類大行貨賂潛通內間至使聞知於王子

意在受報於異日此固死有餘罪而若其大策早定國家宗社之大利害則小廉小謹有時而不暇顧王子若明知上疾之滋甚宦妾之弄權將有朝夕危亡之勢則雖上稟東朝自求為嗣小無害義世相之居間周旋省行之自來私謁在王子何足為慙德而一箇嫌字膠結不解以致隨事而窒礙政令舉措之間多出於人情天理之外有若內省自疚縮瑟不舒盡使國人日滋其惑凶徒日增其氣可勝歎哉可勝惜

裁丹巖  
記事

李德普停舉

二十七日生負李德普等二百四十人斯文卞証疏政  
院啓曰故相臣宋道峯復享事及權尚夏李喜朝復官  
之請矣已降還給之命更不煩陳而其疏有曰大行平  
日其果曰聖考雖有此教吾必違背之乎其果有此心  
乎雖不敢賁言決知其無此矣又曰大行之心必以為  
是吾之欺蔽也吾未及正之於在世而有吾弟在必能  
正其事而明吾心矣渠亦大行臣子何敢以此抑勒矯  
誣之說敢加於在天之靈若是無嚴乎悖倫滅理之語  
不當仰徹而多士之疏有難退却傳曰入之 傳曰事  
之是非姑舍勿論語不擇發此疏還給疏頭李德普限

三年傳舉



